

【编者的话】

展现缅甸民主领袖昂山素季传奇一生的同名电影（英文名：*The Lady*）近日上映，导演吕克·贝松借助影片表达了对这位“缅甸之花”的敬意。

昂山素季身形瘦弱，但却拥有令人惊叹的精神力量：她一生中经历流放、监禁和迫害，无论面对什么境遇她都始终为缅甸的自由奔走疾呼。在她的努力下，缅甸从极权走向民主，缅甸人民从奴役走向自由。本期一五一十周刊，我们关注昂山素季。

周刊第一部分，纽约客的文章让我们了解这位“亚洲最美丽女性”的人生历程，及国家和时代对她的影响。在当时缅甸极权统治的环境下，昂山素季希望通过非暴力抗争达到民主目标，这条道路注定不平坦。接下来的三篇文章讲了“把最高抱负留给国家”的昂山素季在个人自由和家庭幸福上付出的代价。她说“第一次被软禁时，非常思念远在英格兰的丈夫和孩子，最终，你

意识到这样做没有用，所以你停止了思念”，“如果不能挣脱恐惧的锁链去自由地追求真理，那么愚昧也将难以被驱除”。

在这样的精神力量驱使下，昂山素季成就了缅甸的历史。从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中不难看出，她对于缅甸的贡献不仅在于她促进其民主化进程，更在于她慈悲、坚韧、不屈的精神力量对缅甸人民的感召。这一点在她 2010 年解除监禁后对国民的演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最后，我们将视野从昂山素姬延伸开去，看看其他令我们生活的世界更自由、平等、和平的女性。旅美作家沈睿说，“社会的进步仿佛是一条道路，总是有先驱者或勇敢的人走出第一步”，在美国这样的勇敢女性不在少数。而在阿拉伯地区，女性的地位相对不高，但是自我意识的觉醒让女性越来越多介入公共事件，经济学人中文网的文章认为现时是阿拉伯女性觉醒的“关键时刻”。再看看离我们不远的台湾，女性的柔和、韧性令她们在社会变革中拥有独特的优势。

1510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在 Facebook 分享本期周刊

在 Twitter 分享本期周刊

在饭否分享本期周刊

在新浪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网易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腾讯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搜狐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人人网分享本期周刊

在 QQ 空间分享本期周刊

在豆瓣分享本期周刊



【观】

9-1 纽约客：昂山素季——一个自由的女人

“在中国、泰国、印度和其他缅甸的亚洲邻居的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缅甸的经济依然停滞不前。教育系统和医疗系统一片狼藉；许多缅甸的年轻人梦想逃往海外。昂山素季告诉我，人们需要耐心一点。‘缅甸有一句老话：“不到最后，人们总不会等待”。’她说。‘他们总是在我们到达我们想到的地方之前就开始批评，特别是我们走的不够快的时候。’”

在一个温暖的十二月的午后，缅甸最大的城市，仰光，昂山素季——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这个国家最受欢迎的政治家——正坐在国家民主联盟（the 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的总部里。那是一个带着斑驳的绿色外漆和暴露在外的电线的破旧二层煤砖小楼，墙上贴着切•格瓦拉（Che Guevara）、昂山素季、以及昂山素季的爸爸昂山（一个帮助缅甸同英国就国家独立进行协商的自由主义斗士）的破旧海报。国家民主联盟是缅甸现在的军事政权的主要反对党，而六十五岁的昂山素季从 1988 年起，就是这一党派名义上的首领。在十一月，现政权组织了一次选举，并成功的将其政权又延续了五年。投票一周后，昂山素季从她被软禁了七年的地方，她家族在仰光北部湖滨地带的住所，被释放了。

现在，昂山素季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家民主同盟的总部度过，她在那里会见党员，宗教首领，和高级助理们。在国家民主联盟三月做出不在“不公平”的选举法下参与竞选的决定后，现政权解散了这一政党。相关的选举规定包括禁止有宗教背景的候选人参选，禁止有犯罪记录的候选人参选；这一规定剥夺了所有僧侣及数以百计的前政治犯的党员的参选权利。律师们正在准备到法院起诉以重组政党。同时，大批民众依然聚集在昂山素季的公开露面处，而独裁政权则密切关注着她的动向，监视所有试图联系她的人。在我对昂山素季进行采访的同时，就有六个独裁政权情报机构中的情报人员，带着耳机、拿着数码相机，在街对面的茶摊徘徊。

在二层的会议室中，昂山素季坐在一张木质的长椅中，她坐得非常直，双手放在膝盖上。岁月在她精致的面庞上刻下痕迹，她看起来很憔悴，即使如此，据她的私人医生丁妙温（Tin Myo Win）所说，在被囚禁的几年时间里，她的体重从来都是一百零五磅，没有波动。“我的医生告诉我我不能再这样了。”她说。她的用词保持了某种牛津的风格，那是她 1988 年回到缅甸前学习和生活的地方。丁妙温告诉我，从她被释放后，他就一直在检测昂山素季的血压，到目前为止，他已经为她注射过“八九次”“鸡尾酒滴”——维他命、蛋白质和葡萄糖的混合物——以防止她因过度劳累而崩溃。

她最大的挫折，据她所说，是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时间去进行冥想，那是她自 1989 年第一次被软禁后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在被囚禁期间，她曾练习过进行内观冥想，那是一种释迦牟尼佛（the Gautama Buddha）所采用的古老技法。一开始，她说，“我发现那非常非常难做，因为我的心总是辗转反侧，而不能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比如你的呼吸、腹腔的起伏——集中。我变得沮丧，想着，天哪，我难道连这一点心灵训练都做不了吗？但是，坚持就是胜利。”

她曾经住的地方既没有电话也没有电脑，仅有的可以同她作伴的是她的两个女助理，欣欣温（Khin Khin Win）和温妈妈（Win Ma Ma），以及一个收音机。这种千篇一律的生活偶尔会被她的医生或律师的来访打破。在处理她对于抓捕她的人“强烈的烦躁与不耐”时，冥想是极有价值的。“我曾经向，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继续去做那些需要做的事，而不是不停的踌躇不前？”她说。“因为我每天都听很多个小时广播，我知道缅甸正在发生什么，经济问题，贫困问题...等等。我会变得不耐烦，然后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浪费自己的时间？’”那种不耐烦，她说，“并没有持久，是冥想帮助了我。即使我非常烦躁的时候，我也知道，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一切都会平息。”

现在，昂山素季正急切的想要重建因她的缺席而被侵蚀的民主运动。但是，由于下一次选举还有五年之遥，人们又害怕上街游行，几乎可以说，反对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弱势。而在一些人眼中，那弱势中的一大部分便是昂山素季本人。

缅甸联邦共和国，也就是曾经被人们所熟知的缅甸，是从三百年前一系列小而独立的佛教王国中诞生的；这些王国中的一部分以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River）为中心分布，那是一条起源于中国边境山脉、流入安达曼海（Andaman Sea）的江流。在十九世纪晚期，三次英缅战

争之后，缅甸全境沦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成为印度殖民政权管辖范围的一部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经在缅甸的印度皇家警察部门服役五年，这段经历成为他 1934 年的小说《在缅甸的日子》（*Burmese Days*）的灵感来源。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缅甸是盟军同日本军队作战的战场；连接缅甸和中国的滇缅公路（the Burma Road），曾是蒋介石部队的重要补给通道，在 1944 年，盟军曾对它进行部分保护。缅甸在 1948 年脱离英国殖民者的统治而获得独立。十四年后，一伙以奈温将军（General Ne Win）为首的军事官员推翻了民主选举政府，将社会主义军事独裁政权强加给了缅甸人们。在奈温的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Burma Socialist Programme Party）的领导下，缅甸逐渐走向经济衰退和被孤立的处境。

1980 年，当我作为一个背包客经过这里时，用五分之一份的红方威士忌（a fifth of Johnnie Walker Red）和两包万宝路获取在缅甸旅行一周的缅币（当地货币）还是可能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汽车从仰光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轰鸣而下，河畔的贫民窟是带着华丽阳台外表却腐朽的典型的英殖民地建筑。大多数夜晚，供电都会中断，除了用电池供电的灯具的微弱灯光照亮着的二手书店和槟榔摊，街道几乎完全陷入黑暗。像所有外国人一样，我严格遵守着一周的旅程规定，一部分是因为当地共产主义者的暴乱和之后蔓延到部分乡村的种族暴乱。我曾乘坐拥挤的火车到达曼德勒（我的缅甸之旅的第二个城市），和帕根（Pagan），一个散布着鬼魅的小宝塔遗迹的古老帝都。在一个背包客的眼中，所有异见的痕迹，都已被深深的掩埋。

1988 年 8 月初，针对当时政权灾难性的经济政策的和平示威在仰光爆发，继而迅速向其他城市蔓延。学生、僧侣、律师、工人、和其他示威者在街头游行。据报道，奈温下达命令，表示枪不是用来“鸣枪示威”的；就这样，士兵开始火力镇压，近六千平民被杀。苏貌将军（General Saw Maung）夺取政权，建立了名为国家法律与秩序重建委员会（State Law 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SLORC）的军政府，并进行了军事管制。“在那之后，我们中的好多人都被驱逐或被列入了黑名单。”我的翻译告诉我。他那一年正在曼德勒大学（Mandalay University）哲学系学习，是一名学生领袖。

1990 年，缅甸的军事政权开始允许选举，在那一年，国家民主联盟获得了压倒性胜利。而国家法律与秩序重建委员会，在一开始承诺会承认选举结果的情况下，宣布自己是缅甸的唯一的统治方，并宣布选举结果无效；很多反对党政治家走上了流亡之路。十七年后，数以千计的年轻僧侣穿着红色长袍，沿着仰光的大街小巷，进行以民主为诉求的游行；这一持续数周的

戏剧化的游行被称为“袈裟革命（Saffron Revolution）”；很多平民也加入了这一游行。当时，在丹瑞将军（General Than Shwe ）领导下的改名为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State Peace and Development Council）的军政府，对示威者进行了武力镇压，并逮捕了上千人。据联合国报道，大约三十至五十个僧侣和大约五十至七十个平民在这一事件中被杀害。从那以后，现政权开始并持续执行着严格的审查体制，并对异议者实施长期监禁。现在，在缅甸的监狱中，估计仍有约两千一百名政治犯。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开始对缅甸实行全面经济制裁，对高官们的财产进行了冻结，并禁止了几乎所有对这里的投资。欧盟在 2006 年也跟随美国的脚步，执行了类似的政策。但这些都没有阻止现政权花费数十亿计美元在其起到展示作用的首都内比都（Naypyidaw）上；内比都是从距离仰光北部五小时车程的丛林中划建出来的，它紧邻着这个国家唯一的八车道高速公路。这个城市是一座不规则、且低密度的大城市，城市中满布宽阔而空旷的林荫大道，宏伟的国家建筑，和作为政权内部人士在极其炎热环境下消暑的交易场所的高尔夫球场。一个经常去内比都的西方外交家告诉我说，“你无法想象它代表了多大的资源分流，然而对那座城市的投资依然在增长中。”与此同时，现政权忽略了其最脆弱的公民的需求。由于仰光和曼德勒之外的地方几乎没有抗逆转药物治疗，数以千计的人因艾滋病而死。在 2008 年，政府未能为受破坏性影响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Irrawaddy River Delta）地带数百万的人民提供帮助。联合国已将缅甸评为世界上最贫穷的二十个国家之一，据测算，其国民人均收入为每年五百美元。

在 2008 年 5 月，作为通向现政权所承诺的民主“路线图”的一步，独裁政权批准了一部新的宪法，规定了这个国家的第一次选举将在二十年内实现。这一宪法创造了一个人民民主政府，其中包括每年至少碰面一次的两院议会，和一个选举产生的国家首领。政权依然在武装政权首领及其军事委员会手中。百分之二十五的议会席位需要为军事官员保留，而修改宪法需要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议会成员通过，这就意味着军队总可以为变革的提议保有否决权。人权被列举在这一宪法中，但宪法中同时规定，如果环境需要，军队可以重掌政权，人权可以被废除。

由现政权所支持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Union Solidarity and Development Party）通过操纵“提前投票（advance votes）”——提前发放给病人和那些因工作或旅行的日程安排无法在选

举日当天进行投票的人的选票——很容易就赢得了 11 月 7 日的选举。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得到了新议会中降级百分之八十席位的控制权。支持其获得胜利的现政府在规定的释放日释放了昂山素季。“现政权要不就是认为现在放了昂山素季已经安全了，要不就是认为他们已经没法再延长她的刑期了。”另一位英国外交官这样告诉我。（在缅甸的外交官们都被高度监视着，极少有公开发言的机会。）独裁政权也许将昂山素季当成一种已耗尽的力量，“但是基于现政权目前所观察到的昂山素季所到达的所有地方对她所流露出的喜爱，他们也许应该重新考虑一下。”那位外交官总结说，“她依然是这个游戏的参与者。”

在一个下午，我散步经过仰光大金塔（Shwedagon Pagoda），那是一座位于仰光的高达三百二十六英尺的古老的镀金庙宇，据说那里保存着释迦牟尼佛的八根头发。我沿着一条陡峭而狭窄的小路向上爬，沿途经过德国大使馆和一座佛教寺院，与僧侣们和面摊老板们擦肩而过，直到我到达一座绿色栅栏包围着的塔楼状的二层别墅。紧锁着的前门上，有一个标志标明，这座房子是昂山将军博物馆（ Bogyoke (General) Aung San Museum），后殖民地时代缅甸之父和他的家人以前居住的房子，包括他当时还在襁褓时期的女儿，昂山素季。作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学生领袖，昂山与英国法例对立，并曾在日本被日本军队训练，以成为一名士兵。他和另外二十九名缅甸民族主义者在泰国建立了缅甸独立军队（Burma Independence Army），然后在 1942 年，在日本的支持下，进军缅甸，并比较日本的行政机构，在仰光建立了政府。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考虑到日本的动机，以及他们即将到来的失败，他改变了立场，并最终帮助缅甸达成独立的协定。

昂山被大多数缅甸人所尊敬，但是，因为他那著名的子女，军政府已经采取行动，尝试磨灭有关他的记忆。在满布野草的土地上的锡棚屋中的看守人暗示着博物馆已不对外开放，而我也该离开了。“我今年已经四十五岁了，我从来没有进入博物馆过——从来没有。”一个在大门边上摆摊的食品摊摊主说，她解释道，从她记事起，这座博物馆就一直关着。博物馆现在只在每年的 7 月 19 日（昂山被忠于其敌对政治家的枪手刺杀的周年纪念日）开放三个小时，

昂山素季没有留下一点有关她父亲的记忆。她的母亲，金姬（Khin Kyi），曾是缅甸第一节平民政府的代表人物，并在 1960 年担任驻印度和尼泊尔的大使。在从牛津大学获得哲学，政治，和经济学位之前，昂山素季曾在新德里上过大学。她被她父亲的人生经历深深吸引；当她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她曾到东京旅行，并寻找她父亲的军事教官。“我问一个曾经训练过他

的教官，‘你认为同其他你训练过的人相比，我父亲有什么不同？’”她告诉我说。“他提到两件事：一，在一天结束时，其他人都累到只想睡觉的时候，我父亲在尽可能的进行阅读。”另外一点，她说，是当教官讲授有关军事实践的课程时，“我父亲总能得到自己的结论，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死记硬背。”

在 1972 年，昂山素季同迈克尔•阿瑞斯（Michael Aris）结婚，他是一个她在牛津遇见的研究藏传佛教的英国学者，之后他们有了两个儿子，亚历山大（Alexander）和金姆（Kim），后一个名字是根据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小说中的人物而来的。“迈克尔是一个绅士的人，一个禁欲主义的、非常传统的英国人。”他的至交坦敏乌（Thant Myint-U）告诉我，他是一个缅甸历史学家，也是曾经的联合国秘书长乌坦（U Thant）的孙子。坦敏乌第一次见到昂山素季是在 1986 年对牛津的短期访问期间，他说她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个自信的、很有魅力的人，即使我们只是在喝茶聊电影。”她以一种非常熟悉的方式来谈论缅甸，但是没有给出任何暗示说她将会回到那里。“马后炮的讲，你可以说她是在等待对的时机，但是我当时绝不会这样说。她那时是个家庭主妇，做着历史研究，寻求研究员职位。”尽管如此，在她婚姻的早期，她就曾告诉阿瑞斯说，她最终也许会回到缅甸。她多年以后对我强调说，那种责任感不仅仅是来自于她是昂山将军的女儿，更来自于她的同胞正在军事独裁政权下挣扎的事实，而且“如果他们需要缅甸以外的人的帮助，我们将不得不回去”。

1988 年夏天，四十三岁的昂山素季回到仰光照顾她饱受中风折磨的生病的母亲。她到达仰光后不久，“8888 起义”爆发了。起义的名字来自于这场缅甸全国性罢工的日期，1988 年 8 月 8 日，学生领袖之所以选择这个日期是因为它数字排列方式的好兆头。八月底，五十万之众的抗议者在仰光大金塔的西门前聚集，那里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抵抗殖民统治的聚集地；抗议者们在那里聆听了昂山素季的首次公开演讲，那是对当时政权的有力抨击和对民主的呼唤。它迅速将昂山素季推向了政治反对派的最前端。

几周后，她联合两个对政权不满的缅甸将军组建了国家民主联盟，作为国家民主联盟的总书记，她开始游历全国，举行集会、呼吁选举。“直到我们一起到内地旅行时，我才真正了解到她的能力。”温特（Win Htein），后来成为昂山素季私人助理的前缅甸军上尉，告诉我说。温特同昂山素季一起进行了九次旅行，旅行目的地是诸如毗邻中国、老挝和泰国的山地高原掸邦（Shan State），也就是当时政权几十年来镇压种族暴乱的地方，之类的遥远的地区。“无论到

哪里，人们都像蜜蜂扑向花朵一样聚集在她身边。”他说。“开始，人们都是因为她是昂山将军的女儿而关注她，但当他们走近她、向她提问，而她耐心且准确的回答他们的问题时，你可以发现，她真的有能力同人民联系在一起。”金梦瑞（Khin Maung Swe），国家民主联盟的创始成员之一，在那一年第一次遇到昂山素季，他告诉我说，“在我看到她的一瞬间，我就知道‘她是我的领袖’。我们非常敬佩昂山将军，因此对于我们来说，跟随昂山素季是一件不存疑的事情。但她本人也向我们证明了，她是一个非常勇敢、意志非常坚强的人。”

作为抗议者的领袖，昂山素季第一次被软禁。现政权在 1995 年释放了她，但他们后来又以各种借口，比如威胁国家安全等，几次重新逮捕或监禁她，并在她自己的支持者受到致命袭击之后声称要对她实施“保护性监禁”。在过去的二十一年中，她有十五年都处在被监禁的状态。

在被监禁期间，昂山素季建立了一套固定不变的作息时间表。在黎明前起床，之后冥想，然后用早晨的其他时间一边通过短波收音机收听 BBC 或其他广播电台，一边做家务活。“每天有五到六个小时我都在听收音机。我甚至比外面的许多人都了解正在发生的新闻。”她说。午饭后，她会花整个下午来读书，这些书都是她的医生为她采购的，其中大部分来自于外国大使馆的联系人。“我从前总想读法语版的《悲惨世界》，在那段时间，我成功了。”她说。“当然，我同朋友和家人都失去了联系。再联系上他们当时是不可能的。”

1995 年，在两次被捕间隙的自由时间，昂山素季同他的丈夫一起在仰光过了圣诞节。两年后，在英国，迈克尔•阿瑞斯被诊断为前列腺癌，之后，确诊为癌症晚期。政府不再授予他到缅甸的签证，而在知道会被拒绝入关的情况下，昂山素季也没法离开缅甸去探望他。阿瑞斯在 1999 年死去。在昂山素季被长期囚禁期间，她的两个儿子不停地被缅甸拒签。她的大儿子，亚历山大•阿瑞斯，现在已经三十七岁了，曾被媒体报道过他被母亲选择政治为家庭带来的影响而困扰的状况。（他和他的弟弟拒绝为这篇文章接受采访。）金姆，现年三十三岁，在他的母亲被释放十天后曾探望过她。昂山素季这样描述这次重聚，“非常融洽，就像我们从未分开过”。

昂山素季的哥哥，昂山奥，是一名美国公民；他和军政府非常亲近，曾数十年疏远昂山素季。在 2000 年，他在仰光高级法院为家庭别墅的一半所有权起诉昂山素季，但是，法院做出了令人惊讶的裁决，即驳回他的起诉。丁敏温，昂山素季的医生，说昂山素季的佛教信仰帮助

了她处理家庭破裂。“我非常相信，她没有任何怨恨。”他告诉我说。“她从来没有表现出愤怒或者短暂的情绪失控。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品质我只在修行很高的佛教僧侣身上见到过。”他补充道，“在心中也许你会有某些感觉，但你的灵魂是在你的心之上的....她那么那么爱她的两个儿子，但你会发现，她的佛性超越了那种爱。”

2009 年 5 月 3 日，在昂山素季排定的释放日的四周前，一个美国越战老兵约翰•耶托（John Yettaw），横渡茵雅湖（Inya Lake）游到了她被软禁的别墅。之后，他声称他是因为预感到了昂山素季即将被刺杀，并认为自己应该去警告她，因此才采取了行动。耶托几个月前也曾采取过相同的行动，但被昂山素季的助手们赶走了。“开始我并没有见到他。”昂山素季告诉我说。五月的时候，当他浑身滴水站在她门外时，“他说他以现在的状况没法游回去了，而且显然，我不愿意把他送回湖里淹死。”她明白自己这样做正好给了当时政府延长她的监禁时间的接口，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那么多我们的人民都被逮捕并无法接受公正的审判的时刻，我不能让任何人陷入被当权者逮捕的境遇。”她说。“这是原则问题。”

当局以接受未授权访客来访起诉了她和她的两个助手，并在仰光的永盛监狱（Insein Prison）监禁了她们和耶托。在两个半月的做样子的审讯过后，昂山素季和她的两个助手被判以三年的强迫劳役。丹瑞将军（General Than Shwe）将判决减至十八个月的软禁。（耶托被判七年监禁，但是几天后就被美国参议员吉姆•韦伯（Jim Webb）释放。）在排定的释放日即将到来的时候，昂山素季说，“我准备好了面对两种可能性——被释放或者被继续监禁。我践行那个古老的准则，期望最好的事情，但也要为最坏的做准备。”

被释放几天后，昂山素季拜访了曼谷市郊一个由国家民主联盟为艾滋病患者所建的避难所。那里现在居住着 82 个人，其中有男人、女人、也有孩子，国家民主联盟为他们提供 NGO 捐献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并为大部分没法再自己所在城镇或乡村得到医治的内陆居民提供住院治疗。这个避难所已经挑起了现政权的怒火，他们把它当做反对党通过提供政府服务的替代品以获得支持的一种方式。“病人们说，他们在这里被当做人来对待，是被同情的人。”昂山素季告诉我说。她在那个避难所待了两个小时，分发鲜花，并同病人们交谈。第二天，社区官员拒绝了病人们延长居住许可的申请，并制定了关闭由国家民主联盟所建的这一避难所的计划。“也许他们认为，他们应该显示一下自己有多强大，所以才用这么严厉又极端的方式处理这件事。”她说。国家民主联盟向国际舆论界通报了此事；一周后，官员们取消了这一命令。昂山素

季说，她还是不确定，对于避难所的威胁到底来自军政权还是只是地方行为。她将这一事件的结局成为“愉快的解决方式”。

坦敏乌（Thant Myint-U）告诉我说，在昂山素季领导下的民主运动已经在过去二十年同独裁政权的交涉中造成了误判。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第一次释放昂山素季后，当时的政权曾经暗示过他们有协商的意愿，但坦敏乌认为，国际民主联盟对全面废除 1990 年选举结果的坚持毁灭了所有和谈的希望。“那是完全不现实的。”他说。在那之后，现政权让步的意愿越来越少。反对党最大的错误，他说，是它相信“来自西方的混合了制裁手段和外交手段的帮助将会从某种程度上迫使现政权与反对党达成交易”。事实上，坦敏乌说，制裁也许会确保现政权的地位、减缓改革的脚步。独裁政权已经有能力从中国及越来越多的从印度、韩国、及其他亚洲国家获得大笔的投资。中国商人们已经同政府内部人士建立了在利润较高的不动产或其他生意上的伙伴关系；他们现在拥有对柚木、翡翠和原油的独有的优惠政策。“本质上来说，西方将自己排除出了游戏之外。”坦敏乌说，后果就是，缅甸越来越被推向了中国的怀抱。制裁政策也可能削弱了缅甸的中产阶级，“很有可能是任何民主过渡所依靠的那一部分人”。

昂山素季的批评者们担心，她和剩下的国家民主联盟的保守派会继续用传统的方式（绝食抗议、示威游行、抵制选举、呼唤更多制裁）进行抗议，而这样的方式在这个中国乐于同对人权考虑的较少甚至完全不考虑的国家做生意的世界是无效的。“他们对于外部世界的帮助实在过于信任，也过于高估了。”坦敏乌说。“我不认为现政权害怕她。”他们会害怕“任何可以巩固草根追随者的运动。”他说。“但国家民主联盟再也不是那样的组织了。”

昂山素季抵制 2010 年选举的决定分裂了国家民主联盟；分离出的那一部分，国家民主阵线（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参与了那次选举。“我们已经二十年没有过宽松的政治空间了， 因此，即使现在这个空间还是不够大，我们也必须试着走进去。”金孟瑞（Khin Maung Swe），国家民主阵线的现任领导人之一，告诉我说。竞选活动留下了很多苦涩。“她的支持者竭尽全力的攻击我们。”金孟瑞说。“他们把我们当做‘叛徒’，甚至比联邦巩固与发展党还要激进。这也是我们觉得这样苦涩的原因之一。”

在我问到派别间的不合时，昂山素季变得有些急躁。她这样谈论国家民主阵线，“他们从他们党派中驱逐了一个成员，而我了解到这个成员一直在指责他们收取非法资金。我认为比起谈论国家民主联盟给他们的苦涩感受，他们更应该处理这件事。”

在我问到她国家民主阵线对西方暂停全面经济制裁的呼吁（根据他们的说法，制裁并没有对现政权造成任何伤害）时，她转了转她的眼睛。“他们怎么知道之才没有起到效果，没有阻止特定事件的发生呢？”她恼怒的说。“这并不是一个透明的政权，因此我们并不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但是必须研究一下制裁的效果到底如何。”她让步说。“我们会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在我问到她有关维基解密所发布的仰光的美国大使馆人员的急件（急件批评了国家民主联盟的“僵化领导”和他们在发动年轻一代方面的失败）时，她也变得不安。“我觉得国家民主联盟已经比它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的状态要强了。”她坚持道。一篇法新社的报道曾经曲解了她在这件事上的看法，她说。“他们只是一味的突出了我说我们不会放弃旧的领导人的语句。”并且刻意略去了她所说的“年轻的领导人正在接管工作中的实践部分”。

昂山素季告诉我说，她已经准备好同独裁政权的领导人们坐下来“交换观点”。但是正如大部分人，甚至她最亲近的助手所怀疑的那样，昂山素季同政权领导人的谈话可能并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现年七十七岁的丹瑞将军是一个从未表现出任何妥协意愿的强硬分子。“1994 年，昂山素季曾经和他见过一面。”昂山素季的前私人助理温特（Win Htein）告诉我说。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缅甸军对服役时认识了丹瑞。“她问我我对她和丹瑞将军见面怎么看。我告诉她，‘完全没有意义。那不会产生任何结果。我了解他们。’我说。‘我知道他们的心态。’”丹瑞在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被塑造为一个继任者的形象，但是那时，据一个西方外交官告诉我说，他一直“十分全能”。

我问昂山素季，在她上一段被软禁期间，这个国家是否有变化。她被释放后第一件注意到的事，她说，是聚集在她的住所前和国家民主联盟总部前的支持者手中的“手机和相机”。网吧和卫星接收器（黑市上购买并被现政权所容忍）到处都是。“我是唯一一个没有卫星接收器的，就只是因为他们是非法的。”她带着微笑告诉我说。她相信，独裁政权已经明白，再将人民放置于一片黑暗之中已经不再可能了；这给了她希望。“刊登有关政治、经济、历史、及独立斗争的文章的期刊和杂志在近七年涌现出来。这些文章中的一部分被审查，被禁止刊登，但即使这样，他们投稿这种文章以期发表这一事实也意味着，已经有变化了。自我审查正逐渐减少。”

即使这样，在她从牛津回到缅甸领导反对党的二十年之后，这个国家还是显示出极少的进步的迹象。军事独裁政权依然在位，而民主力量已经被削弱了。有一些领导袈裟革命的僧侣依然被关在缅甸的监狱中，现政权已经接管了许多禅院，并为了僧侣们的政治忠诚谨慎的批准了

所有的申请。在中国、泰国、印度和其他缅甸的亚洲邻居的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缅甸的经济依然停滞不前。教育系统和医疗系统一片狼藉；许多缅甸的年轻人梦想逃往海外。昂山素季告诉我，人们需要耐心一点。“缅甸有一句老话：‘不到最后，人们总不会等待’。”她说。“他们总是在我们到达我们想到的地方之前就开始批评，特别是我们走的不够快的时候。”

我问她在被软禁之后这么久重获自由，她是否觉得兴奋。她笑道，“在多年的冥想之后，我认为一个人可以保持很平和的心态。无论释放与否，心灵并不会有太大区别。”她说。“但是，肉身会很疲劳。”

（本文来自译言网，译者 snowioio。本文版权归属译言网。原文链接：http://article.yeeyan.org/view/249366/237628）

【返回目录】

【牺】

9-2 杨潇：素季的国度

“人们总喜欢把事情戏剧化，对于那些被突然带走投入监狱的人，会比较震惊，但我只是继续在这座房子里过日子而已。”昂山素季说，自己和家人都是务实的人，不想把生活“变成电视剧”。



昂山素季（图/记者 姜晓明）



1947 年，两岁的昂山素季（中）和父母与两个哥哥合影



1991 年，昂山素季的两个儿子代领诺贝尔和平奖



仰光大学道 54 号，昂山素季住宅，她曾多年被软禁于此（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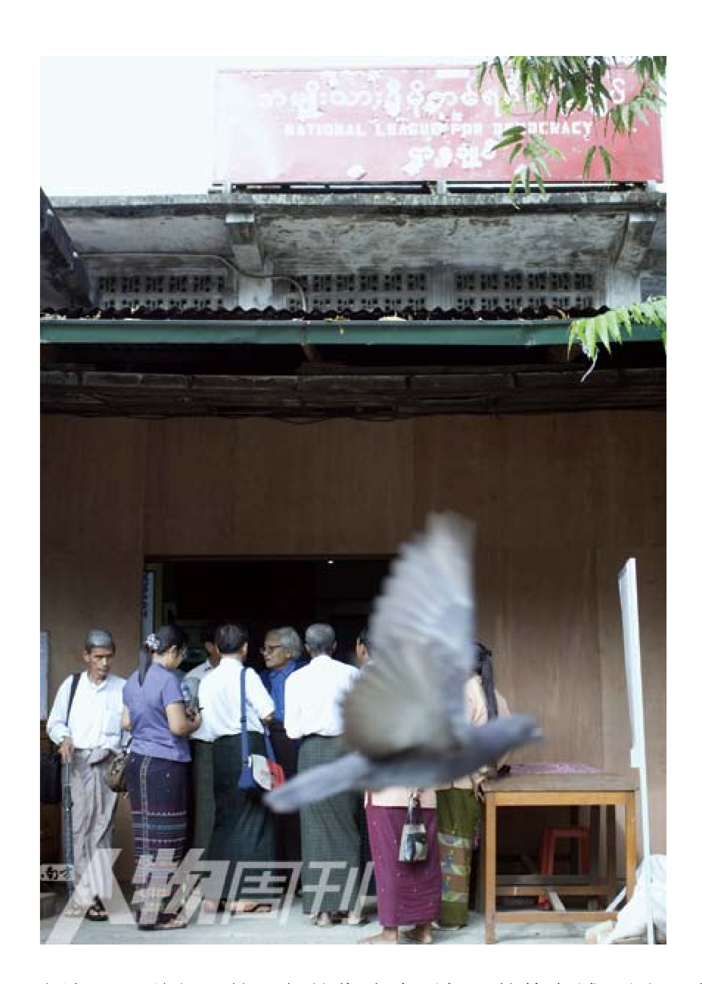
昂山素季的家中悬挂着父亲昂山将军的巨幅画像（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



清早曼德勒街头的市井生活。行驶的报废车辆瘫痪在路中间是常见景象，司机和乘客对此习以为常（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



缅甸民盟总部，大部分成员年纪都比较大，发展年轻人加入是其面临的任务之一（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



缅甸民盟总部，简陋得就像路边不起眼的修车铺（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



仰光昂山素季家中，一场茶聚结束后，仍然不断有年轻人过来和她交谈或者合影（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



昂山素季家中，三名志愿工作人员，他们都曾是政治犯（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1

2011 年 11 月底的一个下午，昂山素季站在自家庭院里，一场茶聚临近结束，仍不断有年轻人过来和她谈话或者合影。她依旧头戴鲜花，向每一个人微笑。这次是两朵黄玫瑰，照例是从庭院草坪中采摘的。她 66 岁了，身形保持得极好，因为化了淡妆，脸上原有的一点点阴影也消失不见，只有深陷的眼眶提示着她的年龄——然而她的眼睛又是明亮的，当她看着你时，你能感受到目光的力量。

阳光刚刚好，茵雅湖上吹来小风，草坪边有张桌子，上面摆着菠萝汁和各式甜点，有人先离开了，剩下的人三五成群地继续聊天。“那是缅甸现在最红的歌手，”昂山素季的朋友 U Htin Kyaw 远远地指着一个女孩告诉我，“那边，是本地很有名的一个电影演员。”

不知此景是否让昂山素季想起牛津的夏末野餐，在离开英国 23 年以后，这并非常见的场合。仅仅在一年多以前，这还是一块外人不得踏足的禁地，而当时处于软禁中的昂山素季，仍

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敏感词。有一段时间，军政府甚至不允许人民说出“素季”这个名字，于是人民就改口尊称她为“夫人”。“两年前，这些明星不可能来见她，”这次聚会的组织者 Myo Yan Naung Thein 说，“他们只能在心中默默地支持。但现在不同了，人们迫不及待地要表现出他们对夫人的支持。”

“你觉得他们是真心的吗？”我问。

“我知道他们是真心的，正如他们以前是真心害怕一样。你能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来，那种眼神和他们见到丹瑞大将时的生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把夫人团团围住，然后拼命鼓掌，即便是现在的新总统，也得不到这样的待遇。”

2

我们是乘出租车前往“夫人”住处的，出发前，一位华人朋友建议我们离开酒店后再打车，我们也觉得有必要防止“眼线”——出于切身的体验，中国人乃至华人好像对“解冻”这类的事情总是抱有更多的谨慎。上车后，我对司机说“昂山素季家”，他应了声“OK”，踩油门出发。在缅甸，每个的哥都知道昂山素季位于茵雅湖南岸的家，虽然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被告知经过这里时不得减速、不得张望。15 分钟后，我们到达大学道 54 号，司机猛打方向盘，拐出一个巨大 U 形后停在目的地门口——以前，掉头在这里也是明令禁止的。

2010 年 11 月，缅甸举行了 20 年来首次全国大选，选后一周，政府释放了昂山素季；2011 年 3 月，国家权力移交给议会任命的文官政府，统治缅甸多年的丹瑞将军退居幕后。总统吴登盛上台之初宣布将要推行民主，但动作寥寥，“于是我们都很悲观，”缅甸一家新闻周报的主编 U Thiha Saw 说，“然后到了 8 月 19 日，总统突然会见了昂山素季，这让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发生了什么？”

这次会面成为缅甸的 U 形拐点，自此以后，作为走向和解的象征之一，昂山素季的名字不再是一个禁忌，她的头像开始出现在媒体头版和大街小巷，官方媒体对她和 NLD(全国民主联盟，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派政党)持续 20 年的攻击也偃旗息鼓。

“报纸注册与检查司”仍然存在，所有报纸在付印前仍须将版面大样交由他们审查，但审查标准却大大放宽了。U Thiha Saw 的报纸翻译了著名缅裔学者吴丹敏(Thant Myint-U)在海外“流亡媒体”谈缅甸改革的对话录，居然得以全文发表，“审查部门只改了几个小地方，其中一个要求是将‘政治犯’改成‘良心犯’，另一处则是将‘军事独裁统治’改成‘独裁统治’。”

市场化的报章呼吁继续改革，甚至呼吁释放更多的政治犯，“只要他们是从‘为了国家好’这样的基调来谈这件事，那么文章就可以发表。”不止一个记者这样告诉我。

“媒体也在不断地试水，看看底线到底在哪里。”一位资深媒体人说，“有媒体不送审就发表一些文章，然后就得到停刊两期之类的小惩罚。”

2012 年 1 月，吴登盛首次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改革是基于人民的愿望，”他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人民希望国家保持和平稳定，实现经济发展。”

而在仰光，不少人相信改革与阿拉伯世界的变局有关。“丹瑞将军不希望看到两种情况，”人权活动家 Myo Yan Naung Thein 说，“第一种情况，继任者也是独裁者，这样他会忌惮前任影响力并伺机清算；第二种情况，被革命推翻。两种情况都会威胁到他的性命。”

在吴丹敏看来，缅甸政改的动因有二：其一是在新的政治体制里，总统、议会、地方政府、军队等机构分享权力，每一方都设法寻求变化，这给了社会更多空间；其二是总统及其他有改革思维官员的决心，他们相信，缅甸的现状难以为继，必须找到新的方向。

3

在官方英文报纸 The Myanmar Times(缅甸时报)的编辑部里，我见到了一份从审查部门送回来的大样，那是名为《Hope Rules》(或可译作“希望引领人民”)的大选一周年特刊，回顾了缅甸社会的各种变化。压题照片被划上了一个红叉，一位编辑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用了民众抗议的照片。”而一篇名为《为什么缅甸改革会令越南心焦》的评论则被直接拿掉，“大概是担心影响两国关系吧……”编辑猜测。

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一整版的重头文章《缅甸：过去、现在和未来》，事实上，这里只有一处改动：五张配图(从左到右依次是昂山将军、奈温将军、丹瑞将军、吴登盛、昂山素季)最右边的那张上面打了个红叉——看起来，他们并不认为昂山素季就代表着“未来”，虽然他们承认素季的父亲昂山将军创造了“过去”。

1941 年，26 岁的学生运动领袖昂山带领包括奈温在内的所谓“三十志士”出国接受日军培训，冀望在缅甸发起暴动以推翻英国殖民统治，这“三十志士”便是日后缅甸独立军的核心。后来日军进入缅甸，缅甸人发现日人统治比英人更残暴，将士们遂又转向联英抗日，“(当初联日)并非因为我们有赞成法西斯的倾向，而是因为我们的愚直失策和小资产阶级的胆怯。”昂山后来承认。

“二战”结束后的 1947 年年初，经过谈判，昂山与英国首相签订了保证缅甸在一年内完全独立的“昂山-艾德礼协定”。同年 4 月，昂山出任临时政府总理，但 3 个月后，他与 6 名阁僚在仰光被暗杀，时年 32 岁，留下两个儿子和两岁的女儿素季。

昂山可谓缅甸国父，又是缅甸军队的创立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缅甸军政府把他视作一个爱国主义的图腾，仰光最大的市场、最重要的街道和最大的体育场都以他命名，在爱国教育和宣传下，昂山将军几乎受到所有人的爱戴——而当他那支持民主自由的女儿回国后，这一点便成了军政府的大麻烦。

4

或许是因为对父亲所创军队的感情，又或许因为在海外生活了太长时间，早期的昂山素季把爱国主义放在了自由主义前面，在她作于 1980 年代前期的《Let’s visit Burma》(后结集出版改名为《吾国与吾民》)中，她回避了内战问题，把克钦、克伦、掸邦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单单描绘成富有魅力的神秘所在，她也避免在文章中直接批评奈温的独裁，“在军政府的统治下，缅甸成为 BSSP(社会主义纲领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他政党都被取缔，限制民众政治自由的举措是出于维护政府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

1962 年 3 月 2 日，奈温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文官政府。奈温早年随昂山接受日本军部培训时即养成了对政党政治的厌恶，他解散了议会，宣布要建立“缅甸式的社会主义”，这一意识形态自称融合了马列主义、佛教和缅甸传统，实际上把缅甸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执政后这位将军的喜怒无常令人印象深刻，1970 年代他曾突然宣布：所有的车辆必须靠右行驶(缅甸曾是英国殖民地，之前遵循靠左行驶原则)。于是时至今日人们仍会在仰光街头看到这般怪现状：司机在右边驾驶着各种日本报废车，纷纷靠马路右侧行驶。

不过真正把缅甸拖入深渊的是奈温灾难性的国有化及锁国政策，很多企业和银行(包括中国银行)被无条件收归国有，大量国外的教育、交流机构被驱逐出境，缅甸错过了世界经济起飞的六七十年代，到 1980 年代后期，已由“东南亚的明珠”落入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之列，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细节是，在 1960 年代之前，从西方前往新加坡或者曼谷，须经由仰光转机，而现在，情况反过来了。

1988 年 4 月 2 日，接到母亲病重的电话后，昂山素季经由曼谷飞抵仰光。这是她 1960 年以来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国，过去的 28 年里，她求学于新德里，在牛津取得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学士学位，短暂任职于纽约联合国总部和不丹外交部。1972 年，她与英国学者。藏学专家迈克•阿里斯结婚，此后多数时间她与丈夫生活在牛津，吴丹敏在一本书里回顾了 1984 年春天拜访素季一家的情形，“天气很好很暖和，他们家砖砌的花园里开满了鲜花，我们聊牛津最近上映的电影，迈克悠闲地吸着烟斗，两个孩子在屋里玩耍。素季讲话彬彬有礼，甚至带着点学究气，她鼓励我来英格兰读博士学位，鼓励我也一起来研究缅甸历史。”如果说那时昂山素季希望为祖国做点什么的话，除了研究缅甸历史和文学，无外乎为它建一座图书馆，或者推动一项交换学习项目等等。

但这一年发生的学生运动改变了所有人的轨迹。

6 月底，知道母亲将不久于人世，昂山素季决定回到大学道 54 号的家中，陪母亲度过最后的日子，阿里斯和两个儿子也从英国赶来，陪她最后一程。因为要照顾母亲，昂山素季始终和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保持着距离，但这并不能阻止学生、记者、律师、艺术家以及被奈温罢黜的改革派军官络绎不绝地前往拜访，他们希望国父的女儿能够站出来领导缅甸的民主运动。

5

大学道 54 号外面的围墙、铁丝网和铁门都有明显翻新的痕迹，我敲响铁门，对着一扇小窗报出名字。门开了，3 个看上去有些腼腆的中年男人把我迎到候客区。旁边台阶上，一只拴住的小猎犬好奇地看着我这陌生人，我认出了这只“全缅甸最著名的狗儿”——2010 年 11 月昂山素季获释时，小儿子金送给她的礼物。

院落不算小，进门左侧是几片被鲜花环绕的草坪，再过去是一栋两层的白色小楼，看上去有些陈旧，和仰光市区那些“摆在特拉法加广场也不显突兀”(*Lonely Planet* 语)的殖民时期建筑相比，就更加缺乏特色。那正是 23 年前民主运动的精神中枢，也是后来昂山素季被软禁或者半软禁二十多年的地方。

1988 年那个夏天，奈温警告游行的民众：“如果军队开枪，他们一定会击中目标。不会有朝天鸣枪。”8 月 8 日，后来在缅甸人的口述史上被记载为“8-8-88”的日子，军队果真向游行人群开枪，数千人被杀，举世震惊。

“当我最初下决心参加民主运动时，更多的是出于责任感，”昂山素季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但同时，我的这种责任感和我对父亲的爱密不可分。”8 月 26 日，仰光大金塔前的广场上，昂山素季发表了她的第一次演讲，“我们需要第二次独立斗争。”她宣布。一个月后，她联合其他几位支持民主的军官成立了全国民主联盟(NLD)，并开始在缅甸全国发表演讲，倡导公民不合作，呼吁人民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1989 年 4 月，昂山素季来到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的德努漂(Danubyu)，她和支持者要在这里争取民众，以非暴力抗争继续挑战军政府底线。“我不认为自己是甘地式或者佛教徒式的政治家，当然，我是个佛教徒……但我反对暴力的主要原因是，它会形成仰仗武力改变政局的不良传统。”

一队士兵拦住了他们，领队的士官警告他们：“不许再前进了。”

“让我们过去。”面对来复枪，昂山素季回答，她继续向前。士官再次警告：“再往前我们就开枪了。”昂山素季没有停下脚步，就在这时，一个更高级别的士官赶到，下令不得开枪。

这一次，勇气赢了。

“或许她希望着，这样的事情会在全国不断发生，‘第二次独立斗争’也会这样展开，经过和平与坚定的抗争，NLD 终会取胜，军队终会奇迹般地退让。” 吴丹敏写道，“悲哀的是，这样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

1989 年 7 月 20 日，昂山素季被军政府软禁，NLD 核心成员也多被逮捕。1990 年，军政府同意举行大选，以为可以轻松获胜来获得执政合法性，结果却是 NLD 赢得了 485 个议席中的 392 个，他们甚至拿下了军队人口占多数的仰光 Dagon 区。显而易见，不少士兵和他们的家属把选票投给了反对党。

但是军政府拒不承认大选结果，“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能以和平和稳定的方式治理国家的组织。一个国家不像蔬菜那样便宜，我们不能交权。”丹瑞大将说。

因为被切断了和外界的联系方式，昂山素季通过 BBC 广播才知道 NLD 赢得大选及军政府拒绝交权。她在一楼墙壁上贴满了甘地、尼赫鲁以及她父亲的语录以示抗议，负责守卫的士兵看到了笑一笑，并不说话——他们被禁止和昂山素季“谈论政治”——但昂山素季会不停地跟他们说话，朝他们微笑，询问他们家庭的情况，跟他们开开玩笑，而对他们来说，一旦跟昂山素季说话，就要被替换掉。结果是，没有一个守卫能在大学道 54 号干得长久。

1991 年，软禁中的昂山素季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暴力是它自己最难缠的敌人，不惧则是和它对抗最厉害的武器。为什么昂山素季能像甘地和她父亲一样成为人人折服的象征？她那令人感动的勇气是一个重要因素。”诺奖委员会主席在致辞中说。

6

见到昂山素季前，我在仰光采访了不少当地的学者、媒体人和 NGO 负责人，对于眼下的变革，他们纷纷给出谨慎的评价，可是往往难掩兴奋，“哪怕是在一年前，我都没法接受你的采访，”几乎每个人都会笑着说句类似这样的话。

2011 年年初缅甸议会开幕的时候(21 年来的头一次)，659 名议员被领入新首都内比都宝塔状的议会建筑，一连几星期不得外出，不得使用手机和电邮，记者也不得去内比都采访。但是到了 8 月份，议会第二次会议开幕时，他们开始邀请国内外媒体。“本以为它是个橡皮图章，”U Thiha Saw 说，“军方拥有议会 25%的固定议席，我们去之前以为会有军队高层代表，结果发现多数都是年轻的军官，微笑着坐在那里，很少参与讨论，我觉得他们在那里只是为了维持宪法，因为要修宪，你必须有 75%以上的议员同意……但其他非军方议员讨论得非常热烈，我记得有一次能源部长面对质询时说，我们在缅北有足够的发电能力，所以才会向中国供电。立刻就有两位来自密支那的议员站起来反驳他：你说的供电充足是什么意思？我们那边就经常停电！”

“这时我们才注意到，这两位议员居然都来自执政党！”U Thiha Saw 笑着说，“这是件好事，有一点真正议会的样子了。”

门似乎正在打开，哪怕只是一条缝，透进来的阳光已经够让人高兴和自豪了，这正是我的仰光印象，有好几天，我也被这种乐观的情绪感染，直到遇上了 Eaint。她是一个缅甸记者朋友的妻子，27 岁，娃娃脸，我和她丈夫聊天时，她就在一边听着。到了最后，她有点不好意思地问我：“你对政治犯感兴趣吗？”

“你认识他们吗？”我随口应了句。

“我有很多政治犯朋友，”她顿了一下，说，“其实我也是政治犯。”

很难形容当时的感觉，好像是这座城市一下子褪去了热带国家物产丰盈的迷惑性外衣。和佛教信众脸上永恒的无欲与满足，又好像是你潜入这座城市平静的水下，发现那里满是巨大而坚硬的礁石。2008 年 5 月 2 日，飓风纳尔吉斯袭击了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这场百年来最大的自然灾害造成了约 14 万人死亡，而缅甸军政府却反应迟缓，在一周以后才开始小心翼翼地接受外部援助。那时刚毕业两年的 Eaint 去灾区采访，因为看到无人救援的场景，想办法联系到联合国一个办事处，请求他们“救救灾民”。就这样，她成了政治犯，被判刑两年，一年多前才得以释放。



缅甸政府已经释放了数百名政治犯，2012 年 1 月 13 日，缅甸政府又释放 651 名政治犯。《在缅甸寻找奥威尔》(*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Burma*)的作者 Emma Larkin 说，在仰光，你很容易找到这样的家庭：其父子母女兄弟姐妹里有人就是政治犯。

有人问昂山素季——这位全世界最出名的政治犯，"你曾说过，当你第一次被软禁时，非常思念远在英格兰的丈夫和孩子，最终，你意识到这样做没有用，所以你停止了思念，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呢？""大多数政治犯都会这么做(停止思念)，"昂山素季回答，"任何理性的人都清楚，为一件你根本没法掌握的事情苦痛是没有用的，全世界的政治犯都会告诉你这一点。"

7

1989 年 8 月，大学道 54 号已彻底与世隔绝，"我以为他们会关掉某个总开关，以切断我们的对外联系，结果没有，他们是直接拿着剪刀来我们家把电话线剪断并带走的，我们都觉得太逗了。"昂山素季说。

"人们总喜欢把事情戏剧化，对于那些被突然带走投入监狱的人，会比较震惊，但我只是继续在这座房子里过日子而已。"昂山素季说，自己和家人都是务实的人，不想把生活"变成电视剧"。

如果说软禁给昂山素季带来什么真正的变化，就是她开始了自己的修行——在这个 85%以上人口都是佛教徒的国家，很多政治犯选择以坐禅的方式度过漫长的狱中岁月。阿里斯带给她不少关于佛教的书籍，其中一本是上座部佛教大师班迪达西亚多(Sayadaw U Pandita)的《就在此生》(*In This Very Life*)，这本书对她影响颇大。"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有分析自己的习惯，修行强化了我的信念：坚持正确的事情。此外，修行的时候你必须通过发展觉知来控制你的思维，这种觉知会进入你的日常生活。"

昂山素季承认自己的脾气不太好，缅甸一位老政治家 Thakin Chit Maung 的回忆佐证了这一点："她有时会失去控制，做一些缅甸女人不应该做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开会，她看见会议室里挂着奈温将军的头像，就变得非常生气，然后大声说：一个刽子手的头像不应该挂在这里。



接着她就跳上桌子，把画像扯掉了。要知道在座的每一位与会者都比她年长，我们都被她的行为惊呆了。"

"修行对我帮助很大，"她说，"我不像以前那样容易生气了。当然有时还会发怒，我受不了伪善的人。但当我生气时，我会觉知到这一点，然后我对自己说，我生气了，我生气了，于是我就能把这种情绪控制在一定程度以内。"

"我是一个尝试者，永不放弃试着成为更好的人。"与在缅甸出家的美国记者 Alan Clements 长谈时她曾说。"我把自己看作不断变化的过程的一部分，努力做到最好，而这一过程前后都连着因果。"

软禁期间，她每天 4 点半准时起床，禅修后听一会儿广播，接着做早操，然后按部就班地洗澡、吃早饭、弹钢琴，整个白天她会用来阅读和做家务，期间穿插着收听 BBC、VOA 或者 DVB(流亡媒体"缅甸民主之声")的新闻，直到现在她都不看电视，"她说看电视时做不了别的，有罪恶感。"U Htin Kyaw 告诉我。

当昂山素季用修行发展觉知的时候，在茵雅湖对岸，退休的奈温也在修行中寻找平静。李光耀在自传中记述了与奈温的几次见面：1994 年，奈温状况不太好，看上去很憔悴，说自己在镇压了 1988 年的运动后精神颇受折磨，到了 1997 年，他的气色好了许多，他说，自己每天花很长的时间静默修炼，再不为任何事情操心，"将军们来问建议，他说，让他们走吧。"

2002 年，奈温去世，官方媒体只字未提。

8

软禁头一年，昂山素季和丈夫保持着通邮，阿里斯也会寄一些包裹给她，里面会有相关机构捐给昂山素季的物品，譬如《大英百科全书》等等。当这些包裹经过英国大使馆转往大学道 54 号时，军方会将其开包检查，并一一拍照，然后第二天的《劳动者日报》(官方报纸《缅甸新光报》的前身)就会出现一篇讽刺昂山素季的文章："瞧瞧，缅甸人民都还吃不饱饭，这个时髦的西方女人却在过着这种奢侈腐化的生活！"

昂山素季开始拒收包裹和信件，“这是一种抗议，”她后来解释说，“军政府认为让我通邮是一个恩惠，但那是我的权利，我不接受他们的任何恩惠。其次，我认为他们也无权软禁我一年以上。”

结果她被软禁了 6 年才重获自由。1995 年，阿里斯和孩子们获准飞往仰光，一家人短暂团圆。也差不多是这一年，Alan Clements 问起她，对于那些陷入苦难与绝望的人们，如何为他们注入正面的能量？“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最爱，我相信，人们应该让他(她)说出自己的感受，排遣悲伤情绪，但同时也应该鼓励他(她)重拾生活，而不是坐在那里哭泣。”她说。那时她大概不会想到，1995 年的团聚是她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丈夫。

1999 年，阿里斯被检查出癌症晚期，得知自己时日无多，他开始向缅甸政府申请签证，希望和妻子见最后一面，但屡遭拒绝。英国外交部试图从中斡旋，但缅甸政府不为所动，或许他们是担心阿里斯在仰光去世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或许他们就是希望以此刺激昂山素季，让这个令他们头疼的女人主动离开自己的国家——但昂山素季决定留下，因为一旦离开，她就再有可能被永久拒绝入境。在最后的日子里，她和阿里斯一直保持着通话，即使电话屡屡被掐断。

作家 Rebecca Frayn 最近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讲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当我见到迈克的双胞胎弟弟安东尼时，他告诉了我一件他从未对他人吐露的事情。他说，当素季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与迈克相见时，她穿上了他最喜爱颜色的衣服，在头上扎了一朵玫瑰花，去了英国大使馆。在那里她录制了一段告别的视频，她说，他对她的爱是她坚持下去的动力。这段视频后来被偷偷带出缅甸，等它到达牛津时，迈克已经在两天前去世了。”

见过昂山素季的一些人会产生疑问，她的内心是否太过坚硬？据说她的长子亚历山大对母亲牺牲家庭一直心存不满，而刻薄的批评者甚至嘲笑她一直在固执地坚持“民主圣战(democracy jihad)”。我也怀疑在她优雅的举止和人格魅力之后，隐藏着多少无法言说的遗憾和悲伤，但我又怀疑，也许我们的怀疑，仅仅是因为我们走不到她的层次，没有能力去理解她罢了。

我记得她曾谈到英国女作家乔治•爱略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男主人公利德盖特医生的婚姻是一出悲剧，“他对妻子感到失望，担心自己无法再好好爱她。我当时还很困惑，难道他不

更应该担心妻子不爱他才是吗？……后来我理解了他，如果他不再爱自己的妻子，他就被生活打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说，“我发现了慈爱(loving-kindness)的价值，只有敌意才会让你产生恐惧……我不会憎恨软禁我的人，如果你对别人总是抱有正面情感，那么他们就伤害不了你，也吓不倒你。如果你对别人没有了爱，你就是真的在受苦了。”

9

NLD 狭小的总部在仰光市区以北，两层楼，光线昏暗，看上去就是一个修车铺的规模。U Hla Min，这儿的办公室主管、一个和善的老人家领着我参观了一层。

进门左侧是接待处，也是个小型吧台和“图书馆”，接着是楼梯，有门卫把守，高层多在楼上办公。右侧是纪念品中心，售卖印有昂山父女头像的杯子、T 恤和徽章。往前是妇女中心、农民与童子军扶助中心和政治犯辅助中心，说是“中心”，不过是一到两张桌子而已，整个房间估计不超过 150 平米。再往前是几排桌椅，平时人们在这里吃饭，当需要召开发布会时它就成了记者坐席。政治犯扶助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为 600 名政治犯提供服务，每个月补助他们 5000 基亚，相当于四十多块钱，还为他们提供所需的食品、药品、书籍和衣物，由家属探监时带进去。

“经过军政府多年的打压，NLD 剩下的都是些死硬派，大多数人年纪很大了，他们不明白，推动民主不能只靠空喊，而需要以议题为本(issue-based)，”一位自称不是昂山素季粉丝的 NGO 负责人告诉我，“他们现在也在改变，包括昂山素季也越来越认识到，在政治之外公民社会可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当她了解得越多，她也会变得愈加务实。”

2011 年 11 月 18 日，NLD 宣布重新注册，这意味这个缅甸最大的(也几乎是唯一的)反对党重新加入政治进程。几天后，NLD 又宣布昂山素季将参加议会补选，有人觉得她去竞选议员是自降身份，她说，“从政之人不应考虑个人荣辱得失。”

“补选有 40-50 个议席，即便 NLD 全部当选，也是议会的少数派，” U Thiha Saw 说，“但他们可以联合议会内的改革派，成为推动改革的动力。”

“她能影响别人，她需要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合法的平台，小小的制度内的权力，和她巨大的影响力结合起来，那就是原子弹。”Myo Yan Naung Thein 说，“这是我生命里第一次看到光亮，我曾以为自己会终老于监狱，夫人也会在软禁中去世，不能为这个国家做任何事情。”

但缅甸的未来并不仅仅取决于政治改革，这个国家糟糕的银行系统、延续多年的两套汇率仍令投资者感到畏惧；少数民族地区的冲突和解看起来还是遥遥无期；中美印等国在这一地区的博弈，也都将影响它的转型进程——如果我们相信它已经上路的话。

10

仿佛是对外界批评的回应，NLD 总部一层最里面唯一的小单间留给了年轻人。1980 年出生的 Nyi Nyi Min 看上去比他的年龄更年轻，“发展年轻人进入 NLD，重点是要驱散他们心中的恐惧，我会告诉他们，你是一个自由的人，你要创造你的生命，然后不带恐惧地死去。”

他和同屋的一位女孩子介绍说，在 2007 年以前，缅甸的年轻人上网也就是聊天和娱乐，而当年僧侣革命走在最前面的是年轻僧人，这也激活了缅甸的年轻网民。“以前，老一代民主派认为，那些拥护民主的年轻人不存在，但是 2007 年后，他们都浮现出来，”一位为国际媒体工作的老记者告诉我，“这时我们才发现，原来希望一直都在。”如今缅甸网络普及率仍然很低，但网民数量增速极快，Eaint 就和自己的丈夫在 Facebook 上成立了一个新闻社，发布缅甸改革的相关讯息。“我们的稿子不用送审，”他们骄傲地说。

昂山素季刚被释放时，面对那些举着手机对她拍照的支持者，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下。她从未用过手机，有人让她和人在曼谷的小儿子金通话时，她都不敢确信这个小玩意儿真的可以把人与人连结起来，她甚至不知道应该对着哪里讲话。世界已经变化太多，2003 年她第三次被软禁时，这个世界上不存在 Twitter 和 Facebook，手机还不够普及，更没有发展成一个几乎无所不能的移动终端。而现在，互联网与互联网一代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或许也将包括缅

甸。在许多场合，她都说，这一年来最高兴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运动中来。

她重新变得忙碌起来，和 1995 年首次被释放时一样，每天要见大量的人，参加各种活动，整个下午用来读书已成奢望，但或许在某个不用忙碌的晚上，她会静静地坐在屋子里反观自己——也和 1995 年一样，"一切总在变幻，你也同时在躁动的外界和宁静的内心这两个世界里生活。"

其实她从未改变，她仍然相信自己所坚持的，相信非暴力的价值，相信爱与慈悲，相信精神的革命比政权的更迭更重要，她还是反复地说，和 NLD 同事受到的苦难比起来，她的遭遇根本算不上什么。

离开大学道 54 号时已是黄昏，经过门口时，小狗冲我吼了几声，一个人牵着它往两层小楼处走去，"到了夫人遛狗的时间了。"这时我才知道，那 3 个男人也都是政治犯，他们志愿在这里为昂山素季工作。

铁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1990 年代中期，每周末的早晨，她都会踩在桌子上，出现在这扇铁门背后，向聚集于此的民众发表演说，或者回答他们的提问。那时缅甸的民主运动正处在低潮，更多的人忙着出国或者挣钱，有时参加集会的只有寥寥数百人，这其中还有不少是外国观光客，但她坚持了下来。

有一次 Alan Clements 很直率地问她：你是不是有点过时了？

昂山素季回答说："谈论道德、对与错、爱与慈悲这些东西，如今被认为是过时的行为，不是吗？但说到底，这个世界是圆的，也许什么时候好多事情要重新来过，也许到那时，我就又走在时代前面了。"

（参考资料：Alan Clements, "*The Voice of Hope, Aung San Suu Kyi*"； Justin Wintle, "*Perfect Hostage*"； Thant Myint-U, "*The River of Lost Footsteps*"； Kyaw Yin Hlaing, "*Daw Aung San Suu Kyi: A Burmese Dissident Democrat*"； Brook Lamer, "*Land of Shadows*"； 台译《翁山苏姬：来自缅甸的声音》）

（杨潇：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原文链接：http://www.nfpeople.com/News-detail-item-2528.html）

【 返回目录】

9-3 昂山素季：免于恐惧的自由



“一个是非暴力理念的伟大使徒，一个是国家军队的创建者，甘地和昂山个性迥异。但是，由于无论何时何地，极权统治对人类的挑战都有其必然的共性，因而那些奋起回应这些挑战的人也有相似的内在禀赋。”

谨以此译文献给所有追寻自由和因追寻自由而遭受磨难的图伯特人。“请不要放弃希望，没有理由灰心丧气！”——译者

是恐惧而非权力导致了腐败。掌权者因恐惧失去权力而腐败，屈服于权力的人因恐惧受到权力的伤害而腐败。大多数缅甸人都熟知四种腐败（gati）。贪欲之腐（chanda-gati），为了贪赃或为了自己所爱的人而偏离正道；偏狭之腐（Dosa-gati），用错误的方式刁难自己所憎恶之人；愚昧之腐（moha-gati），因无知而步入歧途。而四种腐败中最为恶劣者或许当属恐惧之腐（bhaya-gati），因为恐惧（bhaya）不仅扼杀和慢慢摧毁了所有的是非观念，它还常常是其他三种腐败的根源。

就贪欲之腐而言，除了来自纯粹的贪婪，这种腐败还可能源于对亲友之情的患得患失，因而害怕被超越，害怕受屈辱，害怕遭伤害，这些恐惧都会以某种方式催生恶念。如果不能挣脱恐惧的锁链去自由地追求真理，那么愚昧也将难以被驱除。恐惧与腐败的关系是如此密切，那么在任何弥漫着恐惧的社会里各种形式的腐败根深蒂固也便不足为奇。

经济困难一直被视作 1988 年由学生示威引发的缅甸民主运动的主要原因。确实这些年来，朝三暮四的政策、失当的官方举措、飞涨的通货和实际收入的下降等因素已经让这个国家深陷经济泥潭。但是，让秉性温良的人民丧失耐心的原因除了维持生计的艰辛，更有受制于腐败和恐惧的不堪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屈辱感。学生抗议针对的不仅仅是他们同伴的死亡，还针对被一个极权政府所否认的生活的权利——这个政府剥夺了现实生活的意义，也断绝了未来生活的希望。由于学生的抗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沮丧，示威很快发展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运动的热忱支持者有些是商人，他们已经掌握了必要的技巧和人脉关系，在体制内不仅能

养家糊口，而且已然发家致富。但是他们的富裕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安全感和成就感。他们定然明了如果他们和他们的同胞，无论什么样的经济地位，试图成就一种有价值的存在方式，那么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即便不是充分条件也至少是一个必要条件。缅甸民众已经厌倦了朝不保夕任人摆布的生活状态，他们觉得自己就好像是当权者的“掌中之水”：

或许，我们如同

掌中之水，翠绿清凉

但也许，我们是

破碎的玻璃，不堪一握。

细小而锐利的玻璃碎片，闪烁着捍卫自己抗拒压榨的力量，是勇气之光的生动象征，而这样的勇气正是那些志在摆脱压迫桎梏的人们的精魂所在。先父昂山将军视自己为一名革命者，他为了那些在艰难时期困扰缅甸的各种问题不屈不挠地寻求答案。他劝告民众去培养自己的勇气：“不要只是依赖他人的勇气与无畏。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为了成为一名具备勇气和大无畏精神的英雄而做出牺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享有真正的自由。”

在一个恐惧成为日常生存无法摆脱的一部分的社会中，人们若想洁身自好所需付出的努力，对于那些有幸生活在法治国家的人们而言不是那么“一目了然”的。因为法律不仅仅通过给冒犯者公正的惩处来防范腐败。法律还有助于创建这样一个社会——人们无需依赖腐败行为便可以满足保全人类尊严所必需的基本诉求。在这样的法律缺失的地方，守持正义原则和社会行为规范的重担落到了普通民众的肩上。他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所产生的累积作用将会把一个理性与良知被恐惧所扭曲的国家变成法治之地——能够提升人追求和谐与正义的愿望，同时遏制人性中那些不可取的有害属性。

巨大的技术进步创造了致命的武器，可能或是已经被强权和不人道者用来统治弱小无助者。在这样的时代，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层面上，都亟需在政治和伦理之间建立一种更加密切的关系。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宣称：“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都应该努力争取提升全人类共同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论任何种族、国籍或宗教。但是，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其权威来自强制而非民众授权的政府，还存在将短期利益凌驾于长远和平与繁荣之上的利益集团，那么

为保护和促进人权而进行的国际协作就最多依然只是一个部分实现的理想。那些强权压制的受害者还将在保护人权的竞技场中进行抗争，他们必须从自己内心的精神财富中获得力量来捍卫他们作为人类大家庭一员所拥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力。

真正的革命是精神上的，源自一种理智的确信——有必要改变那些形成一个国家发展道路的精神理念和价值观。如果一场革命仅仅旨在改变政府政策或体制从而改善物质生活条件，那么这样的革命鲜有成功的机会。如果没有精神上的革命，那些在旧秩序下产生邪恶的势力还将继续起作用，会对改革和重建形成持久威胁。仅仅要求自由、民主和人权是不够的。在斗争中还必须坚持一个统一的决心，去为了持久的真理做出牺牲，去抗拒贪欲、偏狭、愚昧和恐惧的腐化影响。

一个人应该永远言行一致，先父昂山将军一以贯之地展示他的勇气——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勇气，更有精神上的勇气，这样的勇气让他能够实话实说，信守诺言，接受批评，承认缺点，改正错误，尊重反对派，与敌方商谈，让民众作为他领袖价值的裁判。正是由于这样的道义勇气，他将永远受到缅甸民众的爱戴与尊重——不仅作为一名战争英雄，更是作为一个国家的灵感与良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描述圣雄甘地的语句也同样适用于昂山：“他的教导的精髓在于无所畏惧和坚持真理，与此相应的实际行动以及对大众的福祉的恒久关注。”

一个是非暴力理念的伟大使徒，一个是国家军队的创建者，甘地和昂山个性迥异。但是，由于无论何时何地，极权统治对人类的挑战都有其必然的共性，因而那些奋起回应这些挑战的人也有相似的内在禀赋。认为甘地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给印度民众植入了勇气的尼赫鲁在政治上是一位现代主义者，但是当他评估 20 世纪独立运动的必要条件时，他发现自己回溯到了古代印度哲学：“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最伟大的天赋……是无畏，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勇敢，更主要的是在心灵上驱走恐惧。”

无畏或许是一种天赋，但更可贵的是通过后天的努力获得的勇气，那种通过培养抗拒个人行为被恐惧所掌控的习惯而获得的勇气，那种可以被称做“压力之下的气度”的勇气——历重重高压而弥新的气度。

在一个无视基本人权存在的社会制度中，恐惧会成为一种日常秩序。害怕囚禁，害怕酷刑，害怕死亡，害怕失去朋友、家庭、财产或生计，害怕贫穷，害怕隔绝，害怕失败。有一种

最为隐蔽的恐惧披上了常识甚至是智慧的外衣，它将有助于保全人的自尊和固有尊严的日常细小的勇敢行为斥为愚蠢、鲁莽、无关紧要或徒劳无用。在“强权即真理”的铁腕统治下的民众要想把自己从令人萎顿的恐惧的瘴毒中解脱出来并非易事。然而，即便是在最残暴的国家机器之下，勇气依然一再崛起，因为恐惧不是文明人类的自然状态。

在为所欲为的强权面前，勇气和坚韧的源泉常常在于一个坚定的信念——坚信伦理原则的神圣不可侵犯，以及与此相伴的一种历史观——尽管面临种种挫折，但人类的境况始终行进在精神和物质共同进步的终极道路上。人类与禽兽最大的差别在于自我改善和自我救赎的能力。人类责任感的根源在于心怀完美的理念、成就完美的渴求、找寻通向完美之路的理智以及遵循这条道路的坚定意志——哪怕没有实现最终目标，至少也要超越个体的局限和环境的制约。对一个适应理性和文明人类的世界的展望让人变得勇敢，让人愿意忍辱负重去建设一个免于贪欲和恐惧的社会。人们不可将真理、正义、慈悲等理念弃若敝履，因为这些理念常常是对抗暴政的最后壁垒。

（全文完）

2011 年 1 月 15 日，译于金城水挂庄

（昂山素季：缅甸非暴力提倡民主的政治家，全国民主联盟的创办人。本文译者 John Lee。原文链接：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com/2012/01/blog-post_16.html）

【返回目录】

9-4 Rebecca Frayn：昂山素季鲜为人知的爱情故事



"95 年时 Michael 意外接到了昂山素季打来的电话。她说她是从英国大使馆里打来的。她又自由了！Michael 与孩子们办好了签证，飞往缅甸。当昂山素季看到 Kim，她的小儿子的时候，她惊讶地发现他已经长成一个年轻人了。她承认如果在路上她可能认不出他来。"

新近的一部电影讲述的是昂山素季的故事，她从一个牛津大学毕业的家庭主妇到现在缅甸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为此她所做出的巨大牺牲。

四年前我开始着手看有关于昂山素季的电影剧本时，我并没想到能发现如此伟大的爱情故事。这是如此浪漫的爱情故事---又是如此让人为此落泪---这个故事可以与好莱坞的悲剧片相媲美。来自于东方国家的一个漂亮文静的女孩与一位英俊的感情丰富的外国男孩相遇了。

Michael Aris 对她一见倾心，后来他在不丹白雪皑皑的雪山上向她求婚，他在不丹有份为皇室教书的工作。接下来的 16 年，他们是一对相亲相爱的夫妻，并有了两个孩子，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一次去缅甸的短暂旅行时与政治结缘，原本的短暂停留变成的永远停留，她此后再没回过家。令人伤心的是，10 年来 Michael 为了妻子的安全一直没停止过战斗，可是后来他死于癌症，去世时也未能允许与妻子道别。

我后来知道为什么他们的故事鲜为人知呢，是因为 Michael Aris 博士尽力保护他们家庭的隐私。如今他们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Michael 也已不在人世----他们的朋友与亲人觉得该是骄傲地把这个故事说出来的时候了，让别人知道 Michael 所扮演的角色。

昂山素季是著名的缅甸英雄昂山将军的女儿，她两岁时后父亲就被刺杀了，从小她就有要继续投身于父亲未完成的事业。她的外交官母亲送她去牛津大学学习政治，哲学与经济学，在那里她的监护人，Gore-Booth 先生介绍她与 Michael 认识。他在达拉漠学习历史，但是一直很向往不丹----昂山素季身上令他发现了他对东方世界的热爱。当她接受了他的求婚时，她提出一个条件：如果她的国家需要她，她必须要回去。Michael 欣然同意。

之后的 16 年中，昂山素季独特的人格魅力体现在她扮演了一个完美的家庭主妇。他们的两个儿子 Alexander 和 Kim 出生后，她又是一位称职的母亲，她细心的为孩子们举行聚会，为他们准备精致的食物。她甚至坚持为丈夫熨烫袜子，亲自打扫房间，她的很多女性朋友对此觉得不可思议。

1988 年一个安静的夜晚，那时她的儿子分别是 12 与 14 岁，她与 Michael 在牛津大学看书，那时她接到了电话说她妈妈中风了。

她立即飞往仰光，本来以为逗留几个星期就回家，不过她发现仰光处于一片动荡中。与军方的数次暴力对抗行动后，仰光成为一个死城，她去仰光医院照顾母亲是，发现病房里挤满了受伤的或生命频危的学生。由于公开的会议被禁止了，医院成为没有领袖的运动的中心地带，这时昂山将军女儿回来的传言迅速传播开来。

当学术代表团要求昂山素季领导这次的民主运动时，她暂时先答应下来了，觉得选举结束后，她就可以再回牛津。2 个月前她还是一个家庭主妇；而现在她领导着一场大规模的反对腐朽政权的运动。

Michael 在英格兰那边只能焦急的关注缅甸那边的新闻，昂山素季受到很多人的欢迎，然而军方想方设法挫败她的行动，拘捕并折磨她们党派的很多成员。他很担心她也会像他父亲那样被刺杀。1989 年的时候她被禁止外出家门，他唯一感到安慰的是至少她还是安全的。

昂山素季以前为家庭付出了很多，现在 Michael 开始无私地回报了，他发起一场高水准的运动，让昂山素季成为一个国际性的人物，这样军方就不敢伤害她了。不过他很小心，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因为一旦人们知道她是一场新民主革命的领导人，军方就会抓住把柄说她嫁了一个外国人，然后以此对她做出残忍的伤害---通常是性虐待---在缅甸的报纸上造谣中伤。

但是他们夫妻俩都没想这么做。事实上，作为一个历史学家，Michael 觉得很痛苦，并且暗中向当局者施加压力，可是他一直没有忘记昂山素季是历史篇章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把她回缅甸前看过的一些书都陈列起来。他用她那么多的获奖证书装饰了墙面，其中有 1991 年诺贝尔和平奖。他在床的上方挂了一幅她的巨照。

在那么长时间里没法与她进行联系，Michael 有时候不可避免地会担心她可能已经不再人世了，有时有零星的报道说是路人经过她的房子是，听到有弹钢琴声传出来，这时他的心情能稍稍平静一点。可是东南亚潮湿的天气把钢琴也弄坏了，他连如此小的安慰也失去了。
1995 年时 Michael 意外接到了昂山素季打来的电话。她说她是从英国大使馆里打来的。她又自由了！Michael 与孩子们办好了签证，飞往缅甸。当昂山素季看到 Kim，她的小儿子的时候，她惊讶地发现他已经长成一个年轻人了。她承认如果在路上她可能认不出他来。不过经过多年的隔离，昂山素季更加坚定了她的政治决心，她完全成为一个女政治家了，她决定继续留在缅甸，即使她将与家人分隔两地。

记者 Fergal Keane 见过昂山素季几次，他说她有钢铁般坚定的意志。我对她超乎寻常的信念与意志非常的敬佩，因此我写了《夫人》这一电影剧本。很多女性朋友听了关于昂山素季的故事后，她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她怎么能离开孩子们。Kim 简单地答道：“她做了她该做的事情。”昂山素季本人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她承认最艰难的时候就是“我担心孩子们很需要我”。

Michael 与昂山素季最后一次见面是在 1995 年。3 年后，他得了晚期癌症。他打电话给昂山素季这个坏消息，并且马上申请签证去缅甸与她道别。然而他被拒签了，他又申请了 30 多次都没成功，他觉得越来越没希望了。很多大人物，包括罗马教皇与克林顿总统---写了请求信，可是都没有用。最后一位军官去看望昂山素季。他说她可以与丈夫道别，不过是要她去牛津。

10 年以来她都在忍受与家庭分居两地的煎熬，这个唯一的选择她不是没想过，可是萦绕在她心头的是，她必须做出最后抉择：你的国家还是你的家庭。她为此非常烦恼。如果她离开缅甸，就意味着永远地逃离缅甸----那样的话她与同伴们共同奋斗的所有努力都化为泡影。昂山素季本来可以在英国大使馆给 Michael 打电话，然而 Michael 很坚定地认为她不该考虑这样做。

当我与 Michael 的双胞胎兄弟 Anthony 见面时，他告诉我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他说昂山素季得知再也见不到 Michael 后，她穿上一条 Michael 最喜欢颜色的裙子，在头发上戴上了一朵玫瑰花，来到英国大使馆为 Michael 拍了一段告别录像，她告诉他，他对她的爱是她的精神支柱。这个录像带被悄悄地带出了缅甸，直到 Michael 去世后两天才到。

很多年来，缅甸的人权问题越来越恶化，这样看来 Aris 一家为国家所做的牺牲都是徒劳的。不过最近几周来军方终于发表声明，表示缅甸的政局需要做些变动。昂山素季 22 年来的坚定信念令她成为推动这场政局变动的唯一人选---如果真的开始实施---就如曼德拉为南非所做的成功例子一样。

就像昂山素季与 Michael 所坚信的那样，他们对于实现民主的梦想或许将成为现实。

Rebecca Frayn 是一位作家与电影制片人。《夫人》于 12 月 30 日在全国公映。

（Rebecca Frayn：作家，英国《每日电讯报》撰稿人。本文选自译言网，译者 evelynlv777 。本文版权归属译言网。原文链接：http://article.yeeyan.org/view/263136/245347）

【返回目录】

【推】

9-5 杨潇：追求修复式的正义——对话昂山素季

“以前人们会声称他们与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等等，但令人惊讶的是，一旦政治空间开了一点小口子，哪怕只是一点儿，你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行动、去改变。我觉得原因在于有很多人内心希望参与这一运动，他们相信通过这一运动能为这个国家的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仰光，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总部，昂山素季召开获释一周年新闻发布会，不大的房间内挤满了新闻记者（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仰光，街头的大幅广告牌为这个传统佛教国家掺杂进了席卷全球的商业气息。近年缅甸施行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举措（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曼德勒，缅甸第二大城市，从躁动的街头似乎能感受到私营经济带来的活力和欲望（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蒲甘，建于 1057 年的瑞山陀塔上，日落时分总是挤满拍照的外国游客。缅甸近年加大了对外开放，2011 年的国际游客达到了创纪录的 30 多万（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1

人物周刊：缅甸的改革最近引发了很多讨论，有人说缅甸“春天”来了，你同意吗？

昂山素季：你知道，在缅甸，我们没有春天，同样我们也没有夏天、秋天和冬天，我们的季节划分非常不同（记者注：缅甸气候受季风影响很大，一年分为热季、雨季和凉季），所以我想（改革）也会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推进。现在要说改革能带来什么有点为时过早，不过我相信，总统（吴登盛）是希望带来真正变革的。对于大家一起推进变革，我也有信心。

人物周刊：我和缅甸人聊天，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相信政府真想改革，你觉得政府推动改革是诚心的，还是只是出于策略？

昂山素季：我相信总统是真诚的，当然总统也不等于整个政府，但显然，他对政府其他成员有相当的影响力。我也理解很多民众抱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过去被欺骗过太多次了。但是，我们不能让怀疑阻止自己前进的脚步。

人物周刊：就你自己来说，会不会担心所有的事情一夜之间倒退回去？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昂山素季：我不会说我“担心”这个，我只是会记着：有这个可能性。所以不论我做什么，都会争取让这种倒退不再发生，也会在每个议题上都非常努力地确保进步得以持续。

人物周刊：顺便问一句，你还会称现在的政府是一个“压制性政权”吗？

昂山素季：我们得承认，这届政府并非 100%的自由和开放，但显然，即使和一年前比，它也更自由和开放了。

人物周刊：国际社会能做些什么，以确保缅甸改革不开倒车？

昂山素季：首先，你得对那些方向正确的变化表示肯定。我想，最好国际社会也能提醒缅甸政府，一旦倒退会招致麻烦后果。

人物周刊：我曾经读过你和 Alan Clement（记者，第一位在缅甸出家的美国人）的对话，你多次提到了缅甸社会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从何而来？

昂山素季：心理学家会说，这和我们的孩子们长大的环境有关。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回到社会根源上，去问一问为何有这种不安全感，就会发现这和我们国家的历史有关。一个国家的历史会影响国民思考问题的方式。

人物周刊：该怎样消除人们的不安全感？

昂山素季：我想有两条途径。其一是物质上的，要消除不安全感，你首先得让人们衣食无忧，不必担心基本生活需要；与此同时，你也得处理精神层面的问题，我们必须让人们更加自信，我想这和教育及能力培养息息相关。如果人们相信他们能够为自己发声、为自己工作、为自己创造出更有意义的生活，他们的自信心便会得到增强。

人物周刊：我读到资料说你曾致信联合国，反驳“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发展模式？

昂山素季：我并没有写信给联合国，但我在演讲和文章中都常常提到，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须携手前进、不可分割。如果其中一个缺席，另一个也将难以持续。

人物周刊：但也有人会持肯定态度。至少他们曾经从经济改革中受益。

昂山素季：那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好吧，你挣到了钱，你觉得你的钱是安全的吗？你觉得你自己是安全的吗？当我说到这里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我觉得人们都应该想一想，好，你可以先赚钱，你可以不问政治，不关心政治改革，但你是否希望你辛辛苦苦赚到的钱能以权利的形式为你所有，而不会被非法剥夺？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所谓的“亚洲价值”？

昂山素季：我发觉稍微有一点难以理解。我曾在印度生活过多年，我虽然从未在中国生活过，但我也读过不少关于中国的书。在我看来，中国价值和印度价值就有很大的不同，当然，缅甸价值和中国或者印度的价值又很不一样。所以我不太明确当人们提及“亚洲价值”时是想说些什么，也许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人物周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一些领导人和学者在 1990 年代提出它时，大概是想强调亚洲与西方在价值观上的不同，比如亚洲人更看重集体，而西方人更在意个人；亚洲人更推崇和谐，而西方人更强调自由……

昂山素季：真是这样的吗？我很怀疑亚洲人是否真的把集体放在个人前面。有时候我们在缅甸会抱怨民众缺乏公民意识，说他们没有一种社区感和集体感，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我们亚洲人比西方人更有集体意识。也许是西方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所以他们有资本更多地强调个人自由？我知道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突破，所以你也许会发现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强调自我，但却慢慢失掉了集体甚至家庭的价值？是这样吗？我想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是在全世界都会出现的现象，当竞争越发激烈时就尤为如此。

2

人物周刊：你曾倡导公民不服从，但你也说过，在自由社会里，人们去问一个"为什么"是很正常的，而在专制社会，去问这样的问题却可能带来危险，所以人民就老老实实去当顺民，所以掌握权力的人就愈加飞扬跋扈，所以人民就更加害怕。如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

昂山素季：你得教会他们去发问。我们在民盟就一直这么做，我不断告诉他们：你必须学会问一个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可笑的事，当然也非常可悲。有一段时间，民盟成员不断遭到逮捕，几乎每一天都有人被带走，我们对自己的成员说：他们必须要逮捕令才能施行逮捕，如果某些人来对你说"跟我走一趟"，你必须要问问他：你有逮捕令吗？你是根据法律的哪条条款来逮捕我的？总之你不能轻易就范。他们一般是晚上来抓人，有一天晚上，秘密警察来逮捕我们的一位成员，他问他们：你们有逮捕令吗？你猜对方怎么回答？"我们不需要逮捕令，我们已经决定了要判你几年了！"（笑）无论如何，人们去问个为什么还是有好处的。如果你在被威胁时站出来：你有什么权力逮捕我？有时对方会感到紧张，在某些场合，也的确会令结果有所不同。

人物周刊：人们应该如何消除自己的恐惧？

昂山素季：恐惧是一种习惯。我想，有些事情，如果你认为自己应该做的话，那即便是恐惧，也必须要去做。你不能寄望于恐惧凭空消失。你的态度应该是：好吧，我怕得要死，但这件事我必须做。因为去做它也许令人害怕，但不做它会更糟。在这件事上，我对民盟的成员们说得非常简单：即使你的膝盖在发抖，迎头去做，去做。（笑）你知道，虽然我们心里有畏惧，但一旦你做了，会发现其实没那么可怕。有时候我读到一些关于战争的纪实故事，有些义士潜入敌军内部做间谍，这是极其危险的，你会想，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些的？他们的力量从何而来？我想那些肩负承诺和使命的人会获得力量，去完成一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若没有担当，将一事无成。

人物周刊：在压制之下，除了恐惧，人们也会变得犬儒，他们会和政治保持距离，除了赚钱，他们不相信也不在意任何事情，你在缅甸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吗？

昂山素季：这件事很有意思。因为以前人们会声称他们与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等等，但令人惊讶的是，一旦政治空间开了一点小口子，哪怕只是一点儿，你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行动、去改变。我觉得原因在于有很多人内心希望参与这一运动，他们相信通过这一运动能为这个国家的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人物周刊：但在这之前，很多人感到无力，甚至有一种背叛感。

昂山素季：如果你觉得自己被背叛了，那你就得自己去做。正是因为你以前依赖别人，所以你才会有背叛感，不是吗？人们经常问我，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民主啊？我总是告诉他们，你问问你自己。你问问自己为民主做了什么，你也就回答了自己。如果你什么也没做，你没资格去问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你从未有过无力感吗？

昂山素季：是的。因为我从来不指望别人。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没人逼着我参与民主运动，我参与进来是因为我相信这是正确的事情。我自己选的生活方式，能怪谁呢？既然我选了自己的路，我就必须自己走下去。

人物周刊：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对你是否有过影响？

昂山素季：他对我们的民主运动非常支持，我对他也十分尊敬。是的，他的一些文章对我影响颇大，比如他提出的著名的"无权者的权力（power of powerless）"的论述。这些思想对我们启发很大，因为我们这些人，除了自身的精神外，别无他物。

人物周刊：事实上，我记得他曾说过，你正是"无权者的权力"最杰出的代表。从你的经验来看，无权者的权力到底来源于何处呢？

昂山素季：我想它来源于信念。你相信一些原则，你相信某些生活方式是更为可取的，你也相信民众有能力来达成这些目标。我相信这就是力量的来源。

人物周刊：为什么二十多年过去了，缅甸人民从来不曾忘记你？

昂山素季：我觉得缅甸和有些国家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成立了民盟这个政党。现在有很多人批评民盟，我相信有些批评是有道理的——虽然我们理应是一个合法政党，但我们真的很难以一个政党的方式来运作。在过去，我们一直被严重压制，被各种条条框框规定得死死的。但我们挺过来了，我想这是人们没有忘记民主运动的原因之一。我想也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觉得我们很愚蠢，因为我们一直在苦苦支撑。他们会想：看看这些傻瓜民主派，看看这些傻瓜民盟，他们有完没完啊……但最后，我想他们会尊敬我们，因为我们坚持下来了，我们的火种从来不曾熄灭。

人物周刊：一个缅甸记者告诉我，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军政府太招人恨了。

昂山素季：我不清楚人们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恨意，事实上，我希望没有。我不希望民主运动以仇恨为基础，我希望它能基于一些更正面的情感，比如对于未来的信心，相信我们的国家未来应该变得更好。不论何种情况，要达成国内和解，你不可能依赖仇恨。

人物周刊：不过，对于那些遭受苦难或者不公正待遇的人，心存恨意也很正常。如果将来民主实现了，他们要求报复怎么办？

昂山素季：不可否认，总会有人要求报复，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我们可以看看南非的例子，看看波兰的例子，看看他们是如何在转型中应对仇恨的问题。他们都找到了解决办法，去

化解仇恨，而非忽视仇恨。你不可能忽视过去，你不可能以忽视来与过去相处。他们没有忽视它，他们面对它，通过面对它，他们才能化解那些苦难和怨恨的情绪。

人物周刊：挑战在于，如何在避免仇恨与报复的同时，又不失掉真相和正义。

昂山素季：责任担当（accountability），我认为责任担当非常重要。在正义一事上，我常常引用图图大主教的话，他说他相信修复式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不相信报复式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我们必须追求的是修复式的正义。

人物周刊：我记得图图大主教好像也说过，记住那些作恶的事实，但忘掉那些痛苦的感受。

昂山素季：是的。人们总说，忘了它吧，原谅它吧。但我觉得有时候真正的原谅是不能遗忘的，你得记住发生过什么事情，你需要忘却的是与之相连的悲苦。

人物周刊：就你个人来说，我记得你说过从未恨过军政府，你说如果你开始恨他们了，你就被打败了。为什么？

昂山素季：我觉得真正的仇恨里藏着恐惧，如果你憎恨对方，你多少也会对他有点害怕。我曾尝试分析人们憎恨的情感，经常发现其中藏有一些恐惧的成分。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憎恨军政府，这意味着我怕他们，也就意味着我被他们打败了。

人物周刊：你对宽恕的理解是什么？

昂山素季：我觉得这首先是一种理解，理解为什么别人做这样或那样的事。你可能不同意，但你仍可以试着理解对方这样做的原因。如果你不试着理解对方的观点，和解从何谈起呢？

3

人物周刊：在民主转型问题上，哪个国家给你的启发最大？

昂山素季：很难讲。南非经验当然世人皆知，但我认为波兰做得也很好。全世界的转型经验不尽相同，比如西班牙的转型就在佛朗哥死去之后才开始，但因为设计较好，所以和平转型成功。就像民主一样，我们都需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转型模式。当然，有一些基本要素和制度设计来确保转型是真实的，但各国都会有自己的经验。我一直希望我们能找到最适合缅甸的方式，我想无论我们选择哪条路，都要是最好的。

人物周刊：这（民主转型）是你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吗？

昂山素季：是，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几乎所有事情，都与之相关。我们已经为此奋斗了 23 年了。

人物周刊：我读过你纪念父亲的文选，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写道，在革命运动中往往有一种危险，即政治上的急务往往模糊了革命的基本精神目标，甚至将它废弃。固守革命初衷的神圣性和首要性，不只是理想而已，这种坚持可使一场革命免于出现"动物农场综合症（Animal Farm syndrome）"。这其实是许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

昂山素季：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你真的不能把手段与目的截然分开。为什么有些革命走到了非常非常错误的地步，原因在于革命者认为为了革命胜利可以不择手段。你不能那样做，不然革命的初衷就被扭曲了。如果你是为基本人权而斗争，你不能使用那些违反人权的方法。如果你那样做了，待你达成目标之时，它也变成非常不同的别的某些东西了，因为你一直在扭曲它，你把它最基本的品质给毁了。

人物周刊：你会一直提醒民盟成员这一点吗？

昂山素季：是的。我总是告诉他们，你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是在采用什么样的手段。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想教会某人自由思考的重要性，你不能因为他不会自由思考就揍他，你不能一边

打他，一边说，快，用用你的脑子，独立思考！这样可教不会他独立思考，而只会把他吓住，让他感受到与自由截然相反的东西。

人物周刊：我听说，你不希望看到利比亚的一幕在缅甸上演。

昂山素季：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支持非暴力的斗争。我们之所以坚持非暴力之路，是因为从长远看来，非暴力斗争更好。也许它花的时间更长，但带来的伤痛也更少。利比亚的伤口将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愈合，表面上可能尘埃落定，但一定会有不满、愤恨和仇视在下面冒着泡沫，因为人们彼此仇杀，很多人死去了，这些（伤痛）不会马上就消失不见的。

人物周刊：利比亚人可能不会同意你，他们会说，那是因为卡扎菲太残暴太顽固了。

昂山素季：我不是在说他们（暴力革命）的对与错，我是在讨论这样做的结果。不论暴力革命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将是长期性、非常难以处理的。

人物周刊：你曾说，经由知性的劝服（而非诉诸一时的激情），将这种信心灌输到长久被不信任及不确定所破坏的缅甸社会，实是缅甸民主革命的真正精神所在。

昂山素季：你可以通过一场天花乱坠的演讲来吸引听众，但将被迅速忘却。如果你经由知性真正地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改变的需要，那么他们将会追随你终生。即便在那些高压的时刻，他们不敢公开出来表达，但他们仍会抱持这样的想法：一个更好的社会是应该能促进个人自由的社会。

人物周刊：听起来很完美，但“知性”听起来好像与一场“革命”通常所具有的性质相悖啊。

昂山素季：革命意味着改变，意味着根本性的变革，所以我一直说，我们真的需要一场精神上的革命，如果一个缺乏信心的人因此得以发现自己，变得自信，那么一场精神上的革命就发生了。这是比表面上风云变幻要真实得多的改变。

人物周刊：那么你怎么看勒庞的《乌合之众》？

昂山素季：恐怕我没有读过，我读的都是他们（朋友和助手）给我的书。你得给我讲讲。

人物周刊：比如，在勒庞看来，大众是盲从的、易操控的。

昂山素季：哦，集群心理（crowd mentality）。是的，我想一个人置身于呐喊的人群之中，是会被群体情绪感染并裹挟的，但当人们回到各自家中，他们也许会有不同的感觉。而且集群心理常被用于邪恶的目的，所以不应鼓励。但是，人民团结起来，为同样的目标许诺努力，和那种集群心理还是不同的，后者被激发出来的是人性中不假思索的一面。

4

人物周刊：你曾说过，从班迪达西亚多上师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正念（mindfulness，可形容为“不偏不倚地觉察”，或“毫无遮蔽的注意力”）永不足够，能具体说说吗？

昂山素季：嗯，是他教会我这些，不过他是位佛教上师。你可以在很多事情上达到极致，你可以足够聪明，你可以足够勤奋，但正念永不足够。正念意味着你对自己和周遭事物都有所体察，就现在而言，正念意味着你不但要体察你对我说的话，也要体察我对你说的话，除此之外，你可能还会担心是不是你疲倦了，是不是我疲倦了……所以正念无止境，它会帮助我们平静度过此生。

人物周刊：这种领悟是怎么帮助你度过软禁岁月的？

昂山素季：比如，当我生气时，我总会观照到自己正在生气这个事实，然后我就会设法控制它。而且我从来都知道，世间并无恒久不变的事物，所以当我遇到不顺时，我总会观照到这个事实：是的，现在事情不太妙，但有可能转瞬就变得好起来。这种正念让你保持沉静（on an even keel），给了你一种平衡感。

人物周刊：我记得你曾说过，软禁只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昂山素季：是的，我当然不希望被软禁，但既然它不可避免，我就接受它，把它当作一部分工作。

人物周刊：是否也曾有某个时候，觉得厌烦？觉得不公平？觉得为什么非得由我来承担这一切？

昂山素季：不，我从没想过这件事不公平、令人厌烦或者类似的其他感受。其实你都没时间感到无聊，因为被软禁的时候，你总是有一大堆事要做。

人物周刊：不会有世俗情怀占据你的时候吗？

昂山素季：当然会有，但我从不会感到无聊。我想，如果你有了足够的内心力量，便不会感到无聊。况且我还有书可以读，有收音机可以听，我比那些在监狱里的同事们要幸运多了。

人物周刊：我有点好奇，现在有什么事情还能让你生气？

昂山素季：等一等，今天有什么让我生气的事儿？（笑）其实也是些小事，我不喜欢人不守时。我自己是非常守时的人，守时是一种尊重，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不守时，是他（她）欠缺考虑，而欠缺考虑令我不快。

人物周刊：原则与理想主义在政治里没有立足之地，你同意吗？

昂山素季：我不同意。政治里理应有原则的一席之地。至于理想主义，它取决于你的解释，你可以把它解释为极为脱离实际的某些东西，也可以把它视作一种思考方式：什么东西更好，更值得拥有？所以我觉得从政者仍可拥有原则与理想主义。

人物周刊：你总是在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特别勇敢、特别有决心等等，那到底什么令你不同？

昂山素季：嗯，是，我对于他们总说我很勇敢也很奇怪，（笑）我只是在做我必须做的事情。我思考问题是这样一种方式：我做我必须做的事情，如果这件事在别人看来很勇敢，好吧，那也不错。

人物周刊：你的内心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昂山素季：相信我所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我的国家和人民需要的。

人物周刊：从没有过自我怀疑？

昂山素季：没有，我觉得这可能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想每个人成长的方式、受教育的方式都会带给你一系列的价值观，如果这些价值观足够强大，你便不会动摇。

5

人物周刊：你说过你相信"参与式佛教（engaged Buddhism）"，想知道你对它的定义。

昂山素季：我说的参与式佛教，指的是佛教徒不应该切断自己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把所有的事情都看作"业"（karma）而统统接受，因为说到底，"业"其实意味着有所为。在我看来，佛教意味着你无法逃离你自己所做之事带来的后果，你必须对你自己的作为有所担当，这里面有一种责任意识，不是吗？这是好事，应该进入你的日常生活。因为佛教还教人慈爱（loving kindness）与慈悲（compassion），你得把它付诸实践，不能只是空想着"啊，我爱世人"，这不够。

人物周刊：不过你父亲就明确表示过反对僧人参与政治。

昂山素季：是的，他曾经说过，僧人能够为国家做的最大的政治，就是将佛法、将慈爱撒播四方。不过我认为他会同意我的看法，因为那也是参与的一种。参与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层次。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相信任何宗教的教义，反而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生活。因为教义显然会影响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当然了，你不能把宗教当作你个人政治游戏的工具。

人物周刊：那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人有时会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你是怎么回应这种指责的？

昂山素季：这种事情我们在缅甸经常见到。军政府时期，军政府总是宣称他们是爱国者，他们才是真正爱护这个国家的人，好像别人都不能爱国似的。我父亲在担任缅甸军队最高统帅时曾对士兵发表过一个演讲，他当时说：不要以为只有你们才是热爱这个国家的人，那些普通

老百姓也热爱着它。他对此说得非常清楚。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以自己的方式爱国的权利，你爱国，不代表你非得扛枪上战场去保卫祖国，我们维护人民的自由，也是在保卫国家的价值，也是在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人物周刊：你怎么理解爱国主义？

昂山素季：当然，从字面上它指的是一个人对祖国奉献的爱。不过我认为这种爱应该是正确的爱，不应该是那种与仇恨相连的爱。对于那种让你恨别人的爱国主义，我是不相信的。恨就是恨。爱国主义意味着你希望为你的国家和人民带来最好的东西，你希望人们独立，希望他们有安全感，希望他们生活富足，希望他们诚实守信，希望他们拥有美好的价值，总之你希望为国家带来最好的一切。我想那就是爱国主义。

人物周刊：有没有什么误解是你无法忍受的？

昂山素季：没有。你既然是政治中人，必然会有人说三道四，你得去学着适应。我把这件事看得非常简单，如果批评得毫无道理，我根本不去理会，如果批评在理，我就必须尝试改进自己。就那么简单。

人物周刊：有人说，反对派也必须体谅政府的难处，你认为呢？

昂山素季：我认为人们必须有开放的胸怀。我想，你应该清楚政府可能面临的困难，这不等于说你同意他们处理这些困难的方式，比如，军政府处理他们困境的办法，就是把异议人士投入监狱。好吧，我们理解他们，他们认为异议人士难以对付，但解决方法不应该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和他们对话，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不是吗？所以，没错，我们应该知道他们的难处，但不一定赞成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人物周刊：几个月前我在开罗采访，一位出版人，也是一位异议人士，提到革命之后的一个现象：一些反对派在穆巴拉克垮台后反而无所适从，他们反对他反对了将近三十年，结果回到日常政治也提不出新东西了……

昂山素季：嗯，那让我感到，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目标。毕竟，只想着推翻某个人是一个负面的目标，我们应有持之以恒的追求。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希望做的事情太多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事情都做完，这不是一个政权更迭的简单问题，这是重建整个国家。

人物周刊：我知道也有一些讨论，关于你是应该继续担任民盟的领导人，还是应该离开它，做一个超越政治的独立人物，推动全国和解。

昂山素季：是的，我经常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认为他是超越政党的，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我想他会变成一个独裁者。因为如果你希望建立民主体制，你就必须建立政党体制，政党竞争是民主体制的一部分。若你认为自己在政党之上，你已经在通往独裁的非常危险的道路上了。

人物周刊：但也可以理解为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为利益各方搭建沟通桥梁……

昂山素季：不，不，当人们说我应该做一个国民领袖而非政党领袖时，这当然是一种褒奖，我感谢他们这样夸赞我，但我不觉得这么做是合适的。

人物周刊：你知道，在呼吁西方制裁方面，有人一直对你持批评态度，他们说，制裁恶化了民众生活，也减缓了中产阶级的出现——这通常是建立民主社会的根基，最终伤害的是民主运动。

昂山素季：首先，缅甸中产阶级的缺乏是因为权贵主义（cronyism），和制裁没有一点关系，这也是人们告诉我的事实。如果你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就会很清楚，那份报告在分析缅甸经济乱象的原因时，几乎没有提及制裁。在缅甸，权贵主义才是一颗毒瘤，它阻碍了中产阶级的出现。

人物周刊：所以在制裁问题上，你从未陷入过两难？

昂山素季：是的。无论如何，制裁问题都是非常清晰的，如果政府真的为民众考虑，认为制裁关乎百姓利益，为什么他们不满足那些并不困难的条件呢？释放政治犯，与反对派对话，对冲突地区采取人道主义措施，这些都不是很高的要求，实际上是走向全国和解的可取步骤。

人物周刊：有人可能会说，好吧，我们有个非常糟糕的政府，我们认了。但好歹先把制裁解除了吧，能让人民生活稍微改善一点。

昂山素季：我不知道哪些人在说这些，大概是那些权贵们？（笑）

人物周刊：你真的从未犹豫过吗？

昂山素季：我们也不否认，有一些人因为制裁受到了伤害，有一些甚至就是民盟的成员，他们以前经营旅行社，但他们也支持制裁，因为他们说，制裁的目的远远超过他们个人的得失。

6

人物周刊：让我们谈谈中国吧。

昂山素季：从缅甸独立伊始两国就有很好的关系，我们也是全世界最早承认共产主义中国的国家之一，而且我们一直把这种良好的关系保持至今。在缅甸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希望中国人民能给我们更多的理解，不要把我们仅仅视作经济上的机会。

人物周刊：对于未来要来缅甸投资的中国公司，有什么建议吗？

昂山素季：我希望他们着眼于两国人民未来的关系，当他们想到投资时，也能记住这一点。

人物周刊：缅甸处在中印两个大国之间，现在美国也要重返亚洲，缅甸在其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昂山素季：我们自己必须先团结起来。我们是小国，但没有关系，世界上有很多小国因为团结而强大。我们必须令我们的人民更有才干，然后我们就能挺直腰板和我们的邻居以及全世界发展友好关系。我们希望做中国的朋友，我们也希望做美国的朋友。

人物周刊：你想对中国人民说些什么？

昂山素季：作为中国的邻居，我们想要和中国保持友好与温情的关系。我希望他们知道，我们会为此努力，我也希望他们能帮助我们的努力。

人物周刊：1988 年的时候，你总是告诉人们：要有很高的抱负，要有最高的抱负。你现在最高的抱负是什么？

昂山素季：我最高的抱负留给我的国家。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希望能为祖国带来最好的一切。我希望我们的人民……太多了……我希望他们诚实，我希望他们聪明、勤奋、成功，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他们彼此之间和睦相处，和平生活。我希望在我的国家，这个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国度实现和谐。

人物周刊：你已经 66 岁了，还有什么是你深信不疑的吗？

昂山素季：还有很多，我不能只说一样。我相信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我相信我们有必要改变缅甸的现状，我相信为了建立人民的价值与信念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太多我相信的事情了，不过那并不意味着我听不进别人的观点。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年龄对这份事业的影响？

昂山素季：我不喜欢那种永远工作下去的想法。我希望能有那么一天，我能说，好了，缅甸已经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有很多年轻人正在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我能休息了。那会非常好。

人物周刊：如果有一天你可以休息了，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子？

昂山素季：我的理想生活就是可以在一天之中想什么时候读书、想读多少书都可以，而不必把自己的一天按工作、责任等等严格地划分出时间段来安排。

人物周刊：有没有一本影响你最大的书？

昂山素季：我不能说某一本书对我影响最大，但我非常喜欢雨果的《悲惨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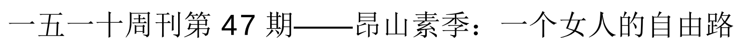
人物周刊：我能知道你生命中最大的遗憾吗？

昂山素季：我想这得到我生命尽头才会知道，目前为止我还说不上来。（笑）

人物周刊：那么，作为一个女人，你最大的遗憾是？

昂山素季：我想应该是没能和我的两个儿子亲密地生活在一起。





人物周刊：你希望你的儿子们如何评价他们的母亲？

昂山素季：一个慈爱的人。

（感谢马妙华小姐提供帮助，《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马李灵珊对本文亦有贡献）

（杨潇：《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原文链接：http://www.nfpeople.com/News-detail-item-2527.html）

【返回目录】



9-6 朝日新闻：昂山素季演讲全文



“我不会片面地说话。我不会说‘为人民做点什么吧’，应该自己处理的事情人民要自己来做，人民必须知晓自己的职责，履行自己的责任……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的国家才会发展。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在发展，大家比我更清楚。没有发展，但我不会指责是谁之过，我只是想说，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和大家齐心协力为发展鞠躬尽瘁。”

在结束了软禁期后，重获自由的缅甸民主运动领导人昂山素季，于 2010 年 11 月 14 日在缅甸最大的城市，缅甸全国民主联盟的大本营——仰光举行了演讲，以下为此次演讲的全部内容。

首先，我衷心的感谢大家来到这里以这样的方式来支持我，我也有一些话想和大家分享。虽然我们分别得太久，但是，即使是无法相见，我也知道我们（人民与我之间）相互之间因慈悲心与信赖感而紧密相连，全仰赖于此。

我了解大家所期待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要明白这样的期待能否实现。就我个人看来，所谓的政治其实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在和年轻人们说这番话的时候，并不是说你们中间存在好人、坏人的区别。我也不相信所谓的绩优生与差生的区别。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仅在于会学与不会学。而我相信我的同胞们皆是能学会学的。

然而，仅有希望是不够的。如何把希望变成现实。以一种正确的方法来追求希望是十分重要。

为什么要以正确的方法行动，不是因为我们想成为圣人。以我的经验来看，如果行动的方式不正确的话，目标也不可能是正确的。因此，必须用正确的方法实现自己心中的目标。我知

道你们有很多问题想问我。我也想听听你们的声音。但如果大家这样乱哄哄的发问的话，我将很难明白你们想要表达的内容。我希望可以听到你们每一个人的声音。

即使是在被软禁期间，我还是坚持收听（广播或电视节目），并以此了解到人们说了些什么，又需要些什么。每天必须花五六个小时收听广播，这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件轻松的事。然而，为了大家我将这个收听习惯坚持了下来。通过这样的方式，我逐渐了解到我们的人民正处于一种怎样的生活当中。

然而，并非所有的一切我都了解。我想我更愿意以彼此互相倾听的方式来和你们每一个人交流。通过此，我也能好好的思考我应当做些什么。

我想你们都明白，如果没有你们的参与任何事情都无法实现。人民为了自身而争取民主，我希望这不仅是在我们国家也能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识。正是基于此，我们不懈的努力。我相信我们可以通过和平、正确的途径来实现我所提出的目标。

必须要做的事还有很多，但如果不付诸行动的话一切都只是空谈。

我们缅甸人，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会轻易的认为"这就是命运"。我也不止一次和年轻人们谈论过。你们真的知道所谓命运一词的含义吗。行动是命运的基石。无论你再怎么强调"命运"，也不外乎是你自己行为的使然。

如果说有什么值得你为之争取奋斗的话，那就必须为此付出行动。"把不可能实现的变为现实"这样简单的承诺是无法凝聚民心的。

我们都在努力。人民应当朝着他们开创的道路前行。在这条前行之路上我希望能尽我一份绵薄之力。民主的开创之路行之不易，需要我们共同迈步向前。而我们的目标也唯有通过此来实现。民主的实现不是坐享其成，也不能强迫他人参与，唯有自发自愿的参与到其中来才有可能实现。大家来到这里以这样的方式支持我，我知道这是因为你们对我有所期待。肩负着如此的期待让我觉得重担在身。然而，并非是我畏惧这份责任。我所担心的仅在于不能尽责。所以我将尽我所能担负起这份责任。

在这其间，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给我以建议、忠告。赐予我力量。给予我批评。真心的、正确的批评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帮助。你们给予我的这些批评建议，对于目标的实现将起到非常大的帮助。

在这里，我恳请大家。无论面对任何事，我们都正直以待不要畏惧。尽管说出你心中的话，如有所言，当言无不尽。当我们持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会提出反驳。而这也是民主主义中最基本的言论自由。所谓言论自由并不是七嘴八舌的口角之争。

偶尔我们可能也会大声争论。但是，最重要的是相互之间的交流要能理解对方。即使是双方意见能达到一致，对于这种能力的训练也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训练我们将掌握这样的交流技巧。

今天，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最先发现的是许多带有拍照功能的手机。这样的手机在现场随处可见。这也是一种"交流"。

在通讯领域我们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请为了良好的目标而善用这样的发展。我希望你们使用它，是为了在交流的时候，能增进彼此间的理解，促进相互间的团结。

昨天，我第一次用上了这样的手机。而在 6 年前还没有这样的东西。在使用手机的时候，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把嘴凑到哪儿说话。

现在，我想给那些听不到我声音的人们看一样东西。（高举起一张大纸，纸上写着"我爱我的人民"。）爱不只是终点。我们必须唤起行动。爱为何物？爱就是怀抱着为了能让彼此感受到幸福的愿望而发出的行动。

我想要恳求大家，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希望大家都能内心的想法传递给我们。你可以写信，当然，如果你不信任邮局的话，也可以直接把信交到我手里。我所关心的是，大家都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在这六七年间里，我无法正确的了解到，人们的想法都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变成了什么样。而这种了解又无法立即获得。因此，对我来说必须要重新开始学习。

我无法和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进行直接的交流。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能有这样的机会。现在我只能坐着听你们说话，但是我却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和我说说话。

我想反复强调，请不要认为“政治和自己无关”。这种说法独立以前就有，即使你认为政治与己无关，政治也会主动找上门来，是躲不开的。

一切都是政治，并非只有到这里来支持我们才是政治。在家做饭的主妇也在运用政治。因为她必须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来做饭，那就是政治。送孩子上学也是政治，一切都是政治。

谁都不能脱离政治。“政治与我无关，不想跟政治扯上关系”之类的想法源于对政治的不了解。

请我们的人民去了解政治，也请大家来教我们。我们必须互相学习。有了人民对我们和为了民主主义奔走的人们的教导，我们才不会犯错。

民主的关键是什么？后方的人们必须能够使唤在前方开展工作的人，必须拥有这一权利，才是民主主义；占多数的人民必须拥有使唤少数统治者的权利，才是民主主义。

我能够接受人民来使唤我们，但不属于人民的那些人想要限制我们的自由，我们难以接受。我说这句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把我心里想的说出来。

在我被软禁家中的这段时间，我和那些看管的人有过很多交流，他们对我很好。我讲的都是实情。对该感谢的人就要感谢，我想感谢负责看管我的那些人。这是我的真心话。

人民之间应该互相体谅，彼此抱有感恩之心。

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位高僧曾经说过：“有感恩之心的人少之又少，知道感恩的人也少之又少”，那时候我还小，并不赞同这句话。

懂得感谢的人很少这一点，当然我也是认同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为懂得感谢的人。但是，我不认同“知道感恩的人很少”，是人都应该知道感恩。不过也有人不知道。如果是值得感谢的，我们就应该去感谢。

大家很想知道我今后会怎样开展政治活动吧？想要依靠人民开展工作，必须和人民的观点保持一致。

我和人民之间、和所有人之间的对话将继续下去。绝对不存在与这个人难以沟通、与那个人无法商量的情况，不管对方是什么人，只要有心想好好沟通，就能做到，有心想交谈就能做到，今后我将采取这种做法。我们需要人民的力量。

正如我刚才所说，一旦决定接下来该做什么，我们会告诉人民。目前我还没有与我的党派的领导阶层认真讨论过，而讨论之后，也不是我们也不会自行其是，我们将联合所有为民主主义奔走的团体一起行动。

当我们决定开展工作之后，会向人民说明。有时候人民会不认同我们的工作，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所有人持同一意见是不可能的，接受这种不同意见也是民主主义的主张之一。

但是我们要作说明。为什么我们必须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为什么人民不认同我们也要做，这些必须得到人民的理解。争取人民的理解就是指这一点，是为了得到人民的信任和理解，而不是为了拉票。

我们将赢得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并坚持开展工作，请原谅我今天不能说的太具体。毕竟对我的软禁刚刚解除，即使我说了现在准备开展这方面的工作，那也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要多听最近人们的呼声，倾听的同时，我们来决定该怎么走接下来的路。

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将依靠人民的力量展开行动，我将和所有要求民主主义的团体携手共进。我们会为了实现对话而工作，为了实现对话而努力，采取最大程度避免人民受到伤害。但我不能保证完全不受到伤害，做那种保证那就是贿赂民意了。

我不敢说，支持我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有时候可能会受到伤害。支持我的人可能受到伤害，我们也可能受到伤害。但是，我们要去探寻最大程度避免人民受到伤害的方法。

我们的人民也请不要害怕有时会受到伤害。今天我想说，我们必须明辨是非，我们必须拥有坚持正确事情的勇气。是与非有时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时过境迁，答案也会发生变化。

但是，请大家想清楚，该做还是不该做。怎么说呢，我父亲曾经说过："我能够问心无愧地接受良心法庭的审判"。

在我接受到了现实中法庭的审判，不过我一直希望接受良心法庭的审判。希望我们的人民也在良心的法庭上，每天主动接受审判，如此受到审判之后，就会得出答案，自己是否做了应该做的。如果得到了答案，我们的努力就是具有大价值的。

努力不用在正道是很危险的，只有用在正道才能体现其价值。努力用在正道，其功效不会因任何人而丧失，希望大家记住这一点。希望大家拥有一颗体谅别人的心，理解别人的心，容忍别人的心。

请允许我再次提出刚才对大家的请求，共同付诸行动才能成事，一味期待不会成事。单凭心中所想是无法获得的，只有付诸行动去争取心中所想，只有具备了付诸行动的勇气，只有真正行动起来，才能如愿以偿。

我将去探寻最佳的方法。正如我刚才所说，我再说一次，我们必须找出最佳的方法来实现目标。我只相信对话，我相信，我们必须使用这种方法。

今天我来到这里，来到总部，希望在支持我的各位面前说出真心话。对于看管我的那些人，我并没有憎恨。

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会憎恨任何人，我心中没有恨意。在我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候，负责看管我的人对我非常客气。我说的是事实，他们真的对我很客气，我会牢记这一点，感谢他们。

我希望大家也能这样，不管地位高低，不管属于哪个领域，每个人都心怀体谅与人交往。如果大家能像客气地对待我一样，以体谅的姿态对待全国人民，善莫大焉。

请不要像将我软禁家中一样，软禁人们。我要请求你们像客气地对待我一样，客气地对待人民。不要因为自己不喜欢，就否定一切。凡事均有好坏两方面，如果被人指出不好的地方也没必要发怒，不要做坏事，但要对抱有好的方面抱有珍惜和感恩的心。

懂得感谢会令人的心灵世界更充实，碰到值得感谢的事情就要感谢。请让我看到值得感谢的事情，我会铭记并感谢你们。不过现在，我必须感謝我们的人民。

对感谢这个词我多说几句。大家要坚强，我们缅甸人的勇气就像棉花上的火焰，我讨厌这种说法，这种情况不允许发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人必须活出人样。人是有尊严的。你想拥有人权吗？记得人权宣言的开篇写了什么吗？它以“人生而有尊严”为始。我们必须维护这一份尊严，维护不与他人权利相抵触的尊严。

我不会片面地说话。我不会说“为人民做点什么吧”，应该自己处理的事情人民要自己来做，人民必须知晓自己的职责，履行自己的责任。

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的国家才会发展。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在发展，大家比我更清楚。没有发展，但我不会指责是谁之过，我只是想说，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和大家齐心协力为发展鞠躬尽瘁。

我不会乞讨，我也不认为各位愿意乞讨。我们只是在为了自身的进步谋求应得的权利。

我们必须继续开展工作，让我们的人民为了自身的进步获得应得的权利。但这不是说，我会为大家奉送上好饭菜，我只是想让大家获得挣够钱让自己吃饱饭的素养。

我们将和信奉民主主义的团体协商并采取行动，而不是全国民主联盟自行其是，我们将和许多人携手共进。这里的支持来自我们的人民，缺少了人民我们将一事无成。如果需要人民的配合我们会发出请求，在发出请求的时候，请信任我们，伸出你们的援手，这是我现在就要拜托你们的。

老实说，与我们共事的人里面，有些已经无法看到我们实现目标的那一天。朝着正确的目标前进是人生中有价值的行为，没有人能够玷污这种价值。

人总有一死，重要的是活着的这段时间怎样度过。今天，我们要向那些献出生命的民主活动家们致敬，也要向身陷囹圄的民主活动家们致敬，希望所有的活动家都能获释。（完）

（昂山素季：缅甸非暴力提倡民主的政治家，全国民主联盟的创办人。本文选自东西网，译者 eroica/画眉。本文版权归属东西网。原文链接：http://dongxi.net/b03l2）

【返回目录】

【延】

9-7 沈睿：2011 年——推动社会进步的女性



“社会的进步仿佛是一条道路，总是有先驱者或勇敢的人走出第一步，为后来人踏出脚印；总是有人成为鲁迅说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挑战社会既成的习俗与规则。这些挑战者是每个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社会的进步仿佛是一条道路，总是有先驱者或勇敢的人走出第一步，为后来人踏出脚印；总是有人成为鲁迅说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挑战社会既成的习俗与规则。这些挑战者是每个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回顾 2011 年的美国，特别是看看女性在美国以及世界的作用，我再次觉得社会的进步中女性的作用值得进一步强调。我忍不住要向一些女性致敬。这些人，无论是什么政治立场，无论是哪种宗教信仰，因为她们的作用，因为她们的努力，女性在社会进步的路上有了新的脚步，有了新的里程碑。

从美国看起。美国国会年轻的女议员加比瑞拉•吉佛斯（Gabrielle Giffords）象征着美国的精神：坚毅、不屈不挠，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乐观的精神。2011 年 1 月 8 号，在一个政治集会上，一个暗杀者突然袭击，造成 19 个人负伤，6 个人被杀死，正在演讲的吉佛斯也遭到暗杀者的袭击，头部中弹，却奇迹般地她存活下来。吉福德茨出生于 1970 年，出生在离墨西哥很近的一个城市，大学时代就关注墨西哥与美国的关系，很年轻的时候就下定决心服务于政府，参与推动社会进步的领导工作。她三十岁开始成为州议员。三十七岁成为美国国会议员。在政治上她支持妇女的堕胎权，支持绿色能源。吉佛斯的丈夫是一位宇航员，2011 年 11 月他们夫妇合作的书《加比：勇气与希望的故事》出版，记录了加比瑞拉在负伤后顽强地恢复的过程。吉佛斯象征着年轻一代的献身社会的精神。对我来说，她也象征着女性的力量。

如果说加比瑞拉•吉佛斯的负伤和成为勇敢的象征是一个偶然，那么另一个美国女性则属于开创性的人物：杰罗黛•费拉罗（Geraldine Ferraro 1935-2011），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

的人物：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竞选副总统的女性。1984 年，在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高潮期，她被总统候选人提名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参与竞选。虽然最后他们竞选失败，没有成为美国总统，但是费拉罗所代表的女性参政的梦想成为美国历史的里程碑。费拉罗的父母都是贫困的移民。她八岁丧父，母亲在服装厂当工人，家境贫寒。可是有远见的母亲，坚持要她接受教育，尽管她的叔叔等都反对。她的叔叔说："她长得漂亮，她也聪明，她将来可以嫁人，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在母亲的支持下，杰罗黛成为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大学毕业后她当小学老师，那时这是女性从事得最多的工作。她边做老师，边继续读书，上法律学院。她申请法学院的时候，法学院的人说；"我希望你是认真的，你知道，你要做的是男人做的事情。"她以优异的成绩从法学院毕业，是当年 179 名毕业生中两名女生的一位。费罗拉后来成为律师、检察官、国会议员，多年来坚持女权主义立场，成为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人物。1994 年她的名字被收入在"国家著名女性人物"上。2011 年 3 月她的去世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重要事件。无数的人缅怀她。正如她自己在接受副总统提名时所说："没有门我们不可以打开。没有东西可以限制我们的成就。"美国女性的参政史，因为费拉罗而改写了。

女性参政是女性政治权利的重要表达，在美国的五十个州长里，2011 年还只有六位是女性。2011 年竞选成为州长的尼吉•黑利（Nikki Haley）是一位印度裔人，她的父母都是印度移民。另外一个州长苏珊娜•马蒂内兹（Susana Martinez）的祖父是墨西哥人。她们的参政标志着美国少数族裔女性政治参与的程度，代表了美国少数族裔女性的政治成熟。目前美国的一百位参议院中有 17 位是女性，435 位国会议员里有 77 位是女性。美国女性参政的力量从来没有这么强大过。

黑人女性阿妮塔•赫尔（Anita Hill）二十年前在美国最高法院提名黑人法官克利伦斯•托马斯时在国会作证，控告克利伦斯•托马斯对她进行过性骚扰。赫尔的控告是 1991 年的大事，可是在 1991 年的美国，赫尔的控告没有起到作用，托马斯最终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但是，阿妮塔的控告引起全国对性骚扰的讨论，特别是男性用性来在工作场所维持权力的讨论。二十年后，我们看到这个道理的结果。现在美国举国上下对性骚扰的认识是阿妮塔二十年前勇敢地站出来的结果。各种法律和规则都纷纷建立起来，严格禁止性骚扰。二十年后，大学法学教授的赫尔出版了新书《重新想象平等》，回顾自己的经历，总结美国这二十年对性骚扰的认识与法律进步，再次激起全国的热烈反响。个人站出来，以身说法，推动性别平等，阿妮塔以个人的勇气改变了时代的风貌。

如果我们把眼光从美国转到世界，2011 年三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都是女性：73 岁的利比里亚总统艾琳•舍利夫 Ellen Johnson Sirleaf 和 36 岁的莱依曼•古博薇 Leymah Gbowee，以及也门记者兼妇女权益活动家塔瓦库勒•卡曼（Tawakkul Karman）。这三位女性代表了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女性的进步与成就。如诺贝尔奖辞所说：这三位女性的工作说明，"妇女在促进和平事业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她们正在经济、政治、决策方面发挥领导力。"

2011 年，沙特阿拉伯女性曼娜尔•阿•沙利弗（Manal al-Sharif）自己驾车出门，试图打破沙特阿拉伯禁止女性自己驾车的法律。虽然她被投进监狱，但是她的行为鼓舞了一些沙特阿拉伯女性于 6 月 17 号驾车出门参加"自己开车"运动。虽然这条法律还没有被废除，2011 年底，沙特国王决定允许女性参加政治选举。这也许并非巧合。

具体到我们每一个女人，2011 年美国市场调查研究机构"斯卡拨研究"所做的最新调查报告表明：爱写博客的女性比不写博客的女性更积极参与社会公正活动，更关心政治与时事，也更具有较高和较好的教育程度。博客给女性提供新的平台让她们更积极地参与社会的改变。这个调查结果也许不会使任何人惊讶，却让我非常高兴，我在此跟每一个女性分享这条消息。写博客可以推动社会进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里程碑。

1/1/2012

(沈睿：旅美作家，学者。 原文链接：http://blog.ifeng.com/article/15859375.html)

【返回目录】

9-8 经济学人：妇女和阿拉伯世界的觉醒——现在是关键时刻

“在阿拉伯世界中，妇女权益所获得的进步是因为从上到下的倡导，而不是从下到上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女权是精英们需要面对的问题，与此同时也是总统夫人的爱好，然而，一只手给出去的东西总会通过另一只手拿回来的。”

发生在埃及和突尼斯的阿拉伯革命，对于两国女性来说可谓喜忧参半

阿斯玛·马哈弗兹，一名埃及的激进主义者，回忆起今年年初推翻穆巴拉克统治的抗议活动时提到，“我们所有人都在那里，一起抗议，帮忙搬运尸体。我们做了很多通常是男人们做的事。男女之间没有区别。”尽管一些男性叫她让开，其他则给她们撑起了保护伞。

在突尼斯，一名名为莉娜.本.莫海妮的激进主义者，周游全国，并将其所见所闻都记录在她的博客“一名突尼斯女孩”上。除了拍摄尸体和受伤者的照片之外，还有她跟其他男性抗议者一起在突尼斯卡斯巴静坐的照片。塔瓦库.卡曼，今年十月初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曾是也门民主示威活动中的领头人，曾在萨那大学前露营数月，要求也门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下台。在阿拉伯的春天中，阿拉伯的女性们已经使她们自己的存在意义非凡。

在阿拉伯世界中，女性的地位长期令人堪忧。在 2002 年出版的阿拉伯国家人类发展报告中，妇女权利的缺乏便是报告中的三因素之一，同缺乏政治自由以及教育落后一起严重阻碍着地区发展。在起义早期人们疾呼民主，几乎没有特别提到妇女权益。但是现在，宪法将被重写，在埃及和突尼斯，很多妇女革命是极其先进的，她们希望迎来自己的解放。

在埃及，女性的抗议活动并无不罕见。在 1919 年，在开罗戴着面纱的女性走上街头抗议英国的统治，要求独立。在 1957 年，埃及成为了在阿拉伯世界中第一个妇女当选议会的国家，而只是在之前的一年女性获得投票权。在伽马.阿布德拉.那色统治期间，作为推动经济全面发展的一部分，鼓励女孩子们上学，规劝妇女们加入工作行列。20 世纪 70 年代，在安瓦尔.

沙达特的统治下和他的妻子杰汉的鼓励下，妇女获得了更多的权益。但是自从那时候开始，保守宗教组织日益增长的势力使妇女权益停滞不前。

如今，埃及的女性可以在外面工作，上学并且接受高等教育，拥有自由投票权并且在历次选举中都有女性参选。但是能读会写的女性却只占到 58%，同时，只有 23%的工作人员是女性。国家的法律更是参差不齐。国家的宪法根据性别区别对待。到相关的政府人员面前，丈夫顷刻之间便可以跟妻子离婚，但是女性必须通过漫长的法院程序来做同样的事情。

相比之下，突尼斯的妇女地位在阿拉伯世界中可谓无与伦比。多亏了哈比伯.布尔吉巴，现代突尼斯的创建人，他取消了一夫多妻制，承认妇女平等的离婚权以及堕胎合法化。齐纳•阿比丁•本•阿里，被倒戈的独裁者，继续着布尔吉巴的事业，继续扩展女性的家长权、离异权和对子女的监护权并且促进女性教育以及提高女性雇佣率。在 1960 年，将近一半的女性 20 岁的时候便结婚了。到 2004 年为止，年龄在 15 岁到 19 岁之间的女孩只有 3%结婚。在突尼斯，现在能读会写的女性已经超过 70%，尽管只有 27%的劳动者是女性。同埃及只有 2/5 的比例相比，在突尼斯，女性几乎占到了大学学生中的 2/3。

对于本.阿里先生以及较小程度上的对于穆巴拉克先生来说，保卫女性权益是向西方国家示好的有利工具。这为镇压他们的伊斯兰对手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借口。他们的妻子——特别是苏珊.穆巴拉克——热衷于推进女权运动。穆巴拉克夫人推行新法，禁止女性生殖器切割并且允许女性成为法官。这些法律至今仍存，但是，由于它们与前政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多少有些变质。这是很不幸的，方田.班德然，阿拉伯妇女联盟的领导者说，“这些不是苏珊娜.穆巴拉克自己的法律。她只能在完成过程中给与小小的推动，但是具体的工作还需要我们进行。”在埃及，很多人已经对妇女权益这几个字产生怀疑，其中一部分人认为这是西方国家的产物。在丢弃与穆巴拉克时期有任何联系的一切事物的努力中，激进主义者担心妇女权益将遭受打击。

自从一月份那个振奋人心的日子以来，在埃及，认为妇女应该将革命事业留给男人的声音不断增长。在三月国际妇女节的游行中，男人们就叫嚣着让游行队伍中的妇女回家喂孩子。在警察驱散游行队伍的时候，也告诉她们，他们没有时间来理会这种集会。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在内阁中妇女的人数已经从四个降到一个。在新宪法起草委员会中，更是没有一个妇女成员，尽管很多女性是可以胜任这份工作的。埃及总理以萨姆.莎拉夫，邀请一部分妇女进行会谈并且讨论他们的忧虑，但是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退步

更加令人忧心的是埃及军事集团统治者的态度。3 月 9 日，受够了改革的缓慢步伐之后，抗议者们回到解放广场重申他们对自由、公平和平等的要求。部队瓦解了游行队伍之后，逮捕了很多抗议者，其中包括至少 18 名女性。在拘押期间，女性抗议者们被毒打、被用卖淫罪威胁而且还强迫进行“贞洁检查”。起先，部队否认他们曾强迫她们进行过此项检查。然而，在五月份的时候，一名上将承认为了确保妇女们以后不会说出她们被士兵强暴的事实，他们确实这样做过。“那些被羁押的女孩子们不像你的女儿或者我的，”他解释到，“这些女孩子们曾经在解放广场上和男性抗议者们一起在帐篷中露营。”

突尼斯的妇女们从未遭受过这样的虐待。在这点上已经比埃及强很多，在革命之后，到现在为止，她们的法律地位也没有丝毫的改变。但是她们还是很担心。突尼斯大学法学专家，穆娜.德雷迪说，对于突尼斯妇女们来说，如何保住自己的权益才是问题，而不是如何赢得新的权益。她们很不安的看着在伊拉克发生的一切。因为在伊拉克人民推翻暴君的统治以后，似乎对妇女权益的进步并无多大帮助。

尽管妇女们在萨达姆.侯赛因的恐怖统治之下已经遭受了很多痛苦，但是她们一直都可以出外工作、走在街上的时候也不用蒙面纱并且可以上学。随着宗教组织影响力的增加，伊拉克的部分地区的社会情况已经开始发生了改变。在复兴社会党统治的前几年中，宣布妇女拥有平等的法律权益并且要求广大的女性参加扫盲班（尽管其中一些被其保守的家庭成员阻止）。由于萨达姆拉拢伊斯兰以及部落团体以便从政治上提升自我，从 1991 年海湾战争之后，妇女地位持续恶化，同时西方国家的入侵似乎已经导致了妇女地位的进一步恶化。2009 年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报告所采访到的妇女中，自从 2003 年以来，半数多被强迫离开家园，或者是因为暴动，或者是为了找工作。几乎 4/5 的女性在高中或者大学阶段辍学。在家带孩子的妇女中，40%的人提到她们待在家里是因为她们的孩子不能去学校，男孩子们不能上学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安全考虑，但是女孩子们则是因为“昂贵的学费”，或者家人不允许。

为了确保妇女地位不后退并且确保她们在革命后的新政治环境中扮演适当的角色，突尼斯正在使用法律武器。十月份参加新宪法大会选举的党派必须将妇女包括在他们的选举名单上，

否则，他们将不能参加此次选举。在一定程度上，这必定能推进妇女地位的改善，但是在 100 多个参加选举的党派中，大多数只能获得一个候选人资格（通常都是男性）。只有一个大型组织，民主现代主义，它是几个党派的联合，许诺会将妇女放在部分名单的前面。

埃及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在 2009 年，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法律规定在人民大会的 518 个坐席中，必须有 64 个是留给女性的。自从革命以来，这项配额便被废除，除了让其他人满意之外也出于为一些女性的考虑。且不管对错与否，那些通过配额系统任命的女性都被当作穆巴拉克先生的傀儡。

在 11 月份的选举中，70%的国会成员会从党派名单中选中，这些名单中必须含有至少一名女性。据一名政府发言人所说，这意味着在新的议会中妇女将至少占到 29%的坐席。至于得到这个数据的方法却很不清楚。即使女性可以出现在党派名单中，但是也没有下发任何的文件说明她们应该担任何种职务。很多人担心她们会被安排微不足道的职位，这样的话，她们的存在便没什么意义。

纳兹拉女权研究所主管莫子.哈森承认老的配额体系很糟糕。纳兹拉女权研究所是开罗的一个研究妇女权利的组织，其成员中很多是穆斯林女性。“他把女性们置于一个没有任何相关工作经验的位置。只有那些有钱人可以做到。这让大家对妇女们没有好感。”她承认，在新名单体系下，妇女们不愿意赢得很多坐席。她强调，但是最好在议会中安排十名工作努力并且值得这一切的女性，而不是那些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

哈森女士还建议女性国会成员应该向这个国家证明她们自己，尝试着参与健康和经济委员会，而不只是专门针对女性的部门，让那些以男性为主的场所中能听到女性的观点。希望至少有一个女性可以完全的采纳那个建议。波塞纳.卡玛哦，前任电视节目主持人，四月的时候宣布她将成为埃及历史上首位竞选总统的女性。由于她没有相关的经验，这场竞选注定要失败，但是她至少证明了，在这片土地上，女人也可以在争夺这个最高职位。

伊斯兰是敌还是友

奇怪的是，新的平衡法好像更加有利于伊斯兰党派。突尼斯的主要伊斯兰组织那达党（觉醒的意思）是唯一可以在所有选区囊括男女候选人的党派。小点的党派会挣扎着将女性放在他们的名单上，因为没有她们，他们将会被取消资格。即使是已经拥有一名女性领导者的民进党在 33 人的名单中也只有三名女性。

在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也面临着类似的压力。保守的说，在埃及的新国会中，兄弟会可能是最有势力的团体，他们必须回应他们的选民。自从革命以来，这个组织已经更加接近女性并且接受她们，例如，有一名妇女可能会参加总统竞选。但是担忧仍然存在，如果兄弟会竞选成功的话，他们可能会尝试推行更加严厉并且具有歧视性的法律。

近来的民意调查表明多于 60%的埃及选民认为应该将伊斯兰教教法作为本国的法源，同时，几乎 1/4 的选民则表示应该推行多源法律。如果穆斯林兄弟赢得选举，他们不太可能会推行伊斯兰法的沙特释义版，但是大家会对他们进行密切的观察，观察他们是否会让埃及的法律体系对妇女更加的严厉。

记者萨黑拉•阿敏，在二月份辞职前，一直在国营尼罗河电视台担任副主管，她提到要求兄弟会改变他们的立场。阿敏女士正在制作关于穆斯林姐妹分会的纪录片，这支兄弟会的女性分会通过妇女们在时代潮流中所扮演的角色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埃及流行党派的一个年轻兄弟分支中。满足于在伊斯兰教法中记录的权力，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平等的。“他们是争论的一部分，这些男人们跟男孩子们一样热烈。”马哈弗兹女士承认。“我并不担心穆斯林兄弟们，特别是年轻的这一支，”她断言。“我们都将成为这个决定的一部分。”

但是很多其他人，特别是那些已经战斗了几十年的人，仍然对他们予以怀疑。法提玛.卡法吉，支持议会的人民社会联盟创始人，便对兄弟会及他们的姐妹会表示怀疑。卡法吉女士说，穆斯林姐妹听命于她们的兄弟，并且他们所有的领导者都是男性。她对兄弟会强调的所谓传统以及女性的家庭角色很是恼火，并且指出：“对女性的歧视便是从家里开始的。”

突尼斯的妇女们也有类似的担忧。那达党的领导人理查德.甘奴赤已经对突尼斯人民的个人权利自由和一夫多妻的禁令进行了多次抨击。现在他许诺，他的党派将“保卫突尼斯妇女所获得的成果”并且公开说明不会触及妇女权利。然而，一些人担心，这种言辞只不过是为了迎合中立派和西方国家。当突尼斯女权主义者，拉佳.萨拉马在一月份要求国家以世界人权宣言为基础制定新法，而不是以伊斯兰教教法为基础的时候，他便威胁要在首都巴斯基广场将她吊死，人们猜想甘奴赤先生的真正想法已经在那个时候表露无遗。

即使甘奴赤先生的温和语句确实很真诚，但是妇女们仍然对那达党和其更加极端主义的成分表示担忧。一名记者同时也是博客使用者，艾玛.本.杰玛说，“或许领导者们很有远见吧，但是我们并不了解普通百姓。”接着，她又补充道，没人知道谁会接替甘奴赤先生。“这是那达党所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不能保证未来。”

法国所坚持的绝对世俗主义，即引进政教分离的构想，除了在某种程度上对妇女权益有所保护有所之外，其他则没什么实际意义。宪法律师德雷迪并不对此买账：“当一个国家没有牵涉进任何宗教的时候，它的国度便是对伊斯兰教徒自由开放的。”但是她并没有很担心这对妇女权益所构成的威胁：“妇女们出现在突尼斯的每个角落。我认为你们没有办法限制她们。”

从头开始

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并不是针对女权的。事实上，涉及最深的是对观念的不满。对于马哈福兹女士而言，这涉及到全体埃及人民的人权问题：“如果我继任了那个位子，我会保证妇女权益的。”另一名年轻的激进主义者萨利.佐尼也对此表示认同。她提到，社会已经如此的支离破碎，再增加女性和其他所有人的对立面已经毫无意义。 是时候让我们为大家的自由站出来了，而不是只对女性的自由。

另一方面，那些为女权战斗了数十年的人对推迟斗争表示担忧。这里我们要提到一名年轻的埃及抗议者巴德兰女士，她说，“他们提到当民主和平等到手的时候，他们会惠及广大的女性。他们认为现在专注于女权会将革命理想过早断送。”对此，她并不认可他们的观点。“是时候做点改变了。”

然而像她一样的激进主义者很难代表大多数阿拉伯女性的心声。在阿拉伯世界中，妇女权益所获得的进步是因为从上到下的倡导，而不是从下到上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女权是精英们需要面对的问题，与此同时也是总统夫人的爱好，然而，一只手给出去的东西总会通过另一只手拿回来的。近来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决定允许妇女们参与市政选举投票便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在酋长的坚持下，科威特已经任命了一位妇女议员，但是议会却通过另一种方式削尖女性权力，例如在科威特大学进行隔离。

妇女权益已经变成了一个触动公众的问题。所推选的很多女性候选人比起广大妇女的利益，她们更关心怎样喂养自己的孩子，是否能让他们去诊所或者他们是否可以上学。在今日的埃及和突尼斯那些要求变革的呼声大多数来自非政府组织工作者、老兵、律师、学者和政治家。但是他们的声音也影响了很多的女性抗议者，她们中成千上万的人走出来要求结束老的生活方式。

于是，让埃及和突尼斯的新政府在开始的时候就意识到妇女地位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在起草新宪法的时候，便是一个给妇女权利更加宽泛解释的绝佳机会。如果现在不改变旧法，那么要等到下次机会的出现将会是很多年。“我们现在提心吊胆的，”哈森女士说。“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是她认为改变势在必行。

(本文选自经济学人 *The Economist*。原文链接：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32256。译文链接：http://www.ecocn.org/article-1898-1.html)

【返回目录】



9-9 台湾思想坦克：推动社会改革 女性从未缺席

“深受全球化、民主化浪潮席卷的台湾，社会运动的能量也不断累积。而女性对社会运动中的贡献，不管是坚持理想的精神、温和但刚强的性格、不怕手脏的一手执行力、或丰富多元的思考引导，女性对于社会运动上的贡献力应当不容小觑。如果说这是整体社会提供了许多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不如说从传统到现代，女性在推动社会改革运动的力量中从没缺席，未来更会不遗余力。”

从台湾早期的二二八事件、反对白色恐怖等政治性运动，到近期的白玫瑰运动、大埔农地事件、反核等社会运动当中，女性的角色未曾缺席：过去角色可能是受害者家属，在当今社会则可能转变成事件的关键人物。

早期的民主运动中，许多女性不但要承担失去亲人的悲痛，也常须撑起一家重担而坚强勇敢地走下去。这样的韧性，是台湾民主运动得以生生不息的重要力量。随着社会历程的各种演变，有更多的女性开始亲身地投入社会运动中：为了几经世代、养活一家子的农地被无理征收；为了下一代的生存环境安全而感到忧心，女人与男人一样，卖力地试图扭转这些社会不公不义的困境，而她们的声音与精神更是令人感佩与动容。

实现理想 成功不在我

1990 年代初期是台湾社会运动蓬勃的时期，我很幸运地参与以及见证了一股想要追求社会正义与环境永续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相当多的女性纷纷投入了社会运动。

近身观察自己参与创立的、从国外开始立案成立的“台湾环境行动网”，我发现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参与的人很多都是女性，都相当有理想性，任务执行力都很强，也很会互相帮助扶持。我们想象投入社会运动可能会牺牲家庭时间，或社会主流价值可能认为参与社会运动不太能够带来可计算的效益、功成名就的声名等等。不过，我认识很多女性运动者，都很有自我，会关照自己的内心，不太在意外界社会主流的看法，这使她们的社会运动参与可以持久。不管



在什么岗位上，都可以保持对社会运动的关心。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女性确实扮演着相当大的力量，虽然她们的名字不一定被标记出来，但那却是一股隐而不显的力量。

女性参与丰富社会运动深广度

近期有很多的妇女运动、性别权益运动孕育而生，特别是在欧美国家；而台湾性别平等运动在亚洲地区算是活耀的。与其说“性平”运动是女性试图解构过去的不平衡结构，不如说是因为每个人生命历程的不同，可以带给这个社会从更多元广泛的面相，思考这个社会上关于权力的平等问题的角度。就好像，过去的政治运动似乎男性参与较多，而男性在追求政治目的的过程中所感触到与历练到的，也许与女性不太一样。一个人社会参与的角色是流动的，一个女人可能是工人，可能是妈妈，可能是组织义工，每个人都有丰富的生命经验，带给社会改变与发展不同的想象。性平运动着重对性别权力的再检视，提升我们对性别间权力与压迫关系的敏感度，而对权力与压迫的检视，也同样存在于其他社会运动中，让我们对社会运作有多层面向的认识与思考。

桃园 RCA 事件在 1990 年代爆发，台湾美国无线电公司在厂区倾倒有废溶剂，造成厂址永久性污染，许多的工厂工人之前也大量暴露在有毒化学物质环境中，身体健康受到巨大威胁。当时工厂大量雇用年轻女工，特别是刚从高中毕业的十七、八岁的少女。化学物质引发的健康风险问题，对一个身体正处发育期的少女和对一个处于健壮时期的中年男子，可能相当不同。长期以来的健康风险相关研究，可能缺少了“性别眼”，这会使我们错误评估年轻女工社群的健康风险。

所以，我想谈论女性在社会运动中的定位，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女性让社会运动跳脱单一性别观点的思维，这个“性别眼”的开启，也让运动的视野抛向更大的场域。



社会发展演变 女力持续

深受全球化、民主化浪潮席卷的台湾，社会运动的能量也不断累积。而女性对社会运动中的贡献，不管是坚持理想的精神、温和但刚强的性格、不怕手脏的一手执行力、或丰富多元的思考引导，女性对于社会运动上的贡献力应当不容小觑。如果说这是整体社会提供了许多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不如说从传统到现代，女性在推动社会改革运动的力量中从没缺席，未来更会不遗余力。

(本文选自第十六期《台湾思想坦克双月刊》——十二月号，第 12-15 页。台湾思想坦克是台湾的智库机构，致力作为台湾知识与政策的沟通平台。 原文链接：
http://www.taiwanthinktank.org/page/chinese_attachment_2/2307/02.pdf)

【返回目录】

【FMN 新闻专栏】

本周重庆新闻

当地时间 2 月 8 日，美国务院发言人证实**王立军**确曾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赴约会面，随后他在自愿的情况下离开。但发言人不愿谈论同难民身份和避难有关的问题。

新闻：http://fmn.cc/wygwOF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 2 月 9 日回应说，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曾前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一事属于“孤立事件”，并得到了顺利解决。他还表示这一事件对习近平下周的访美安排没有影响。

新闻：http://fmn.cc/wqaXv9

事件发生 3 天后，中国官方媒体在 9 日晚上发通稿称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于 2 月 6 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 1 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新闻：http://fmn.cc/yyFMza

薄熙来 2 月 8、9 两日率代表团在云南考察，还到滇池去喂海鸥，但是他虽然登上了 10 日的云南媒体，重庆媒体却没有刊登有关薄熙来的考察新闻。而在前两日，《重庆日报》连登薄的题词。不过当晚的重庆卫视播出了他在云南的电视画面，时间长达九分多钟。

新闻：http://fmn.cc/wlqh5m
http://fmn.cc/xMDyOE
http://fmn.cc/A1u3pz

2 月 13 日《重庆日报》的头版刊登了**薄熙来**、黄奇帆在 11 日会见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的报道，并刊登了薄熙来同哈珀的合影。此前该报因在 12 日没有按照常规报道新闻而引发了关注。

新闻：http://fmn.cc/yHl3ua

本周西藏新闻

2 月 8 日**西藏**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会议要求官员进一步强化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以临战的状态投入维稳和反分裂斗争。对于在**维稳**方面出现严重问题的干部一律就地免职，严肃追究责任。另外，会上还通报批评了一批维稳期间脱岗、玩忽职守事件，多名相关责任人被免职。

新闻：http://fmn.cc/w5ZAgI
http://fmn.cc/zKqgfE

近日，《西藏日报》刊文称，自治区**寺庙**采取"九有"工作以后，大大地改善了寺庙环境，方便和丰富了僧人的生活。所谓"九有"即有四位领袖像、有国旗、有报纸（《人民日报》和《西藏日报》）、有道路、有水、有电、有广播电视、有电影、有书屋。

新闻：http://fmn.cc/zWSH4J

《甘孜日报》13 日报道称 2 月 9 日**炉霍县**公安击毙了 2 名在逃嫌犯，事件中 1 名警察死亡，官方给予了牺牲警察以高度赞扬。但在几日前，有媒体报道 2 名曾参与 1 月 23 日抗议的藏人受伤后逃到一个牧场，被警察包围后遭到射杀。

新闻：http://fmn.cc/xCtUiA
http://fmn.cc/xNBAML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 2 月 13 日发表了简短声明，证实 11 日**四川阿坝**一名 19 岁的藏族尼姑自焚，她随后被送往医院。

新闻：http://fmn.cc/wpfu8m

据官媒《西藏日报》报道，**寺管会**进驻西藏各个寺庙以来，深受僧人欢迎。当地一名"全国爱国守法先进僧尼"表示，寺管会帮助他们管理寺庙日常事务，整治周边治安环境，有事情一个电话就来帮助解决。

新闻：http://fmn.cc/yTOrwm

西藏在近日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要求发挥西藏网络、手机实名制的优势，构筑空中、地面和网络反渗透防控体系，以确保西藏自治区的意识形态安全。

新闻：http://fmn.cc/ybQhk5

江苏**镇江** 2 月 3 日在自来水中检测出苯酚成分，之后发现一艘曾停靠在镇江的韩国籍船舶有嫌疑，为了进行调查江苏扣留了该货船。随后该艘韩籍货轮因涉嫌违法排污污染镇江水源，被武汉海事法院责令扣押。

新闻：http://fmn.cc/zPEsG8

http://fmn.cc/AAi7Et

2 月 12 日下午，江苏**镇江**市民在客厅广场抗议此前该市自来水受到污染，警方抓走了几名民众，并试图通过人墙和开喷泉等手段阻挠参加集会的人们。

新闻：http://cn.fmnnow.com/?p=2022

自今年 2 月 3 日起，江苏**镇江**市民发现自来水有异味，当地网民孙某在某论坛发帖称"长江打捞到几只苯酚桶，镇江水遭二次污染"，引发公众恐慌，纷纷去超市抢购纯净水。镇江警方以孙某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为名，对其处以行政拘留 5 天。

新闻：http://fmn.cc/AwBtRj

民间金融新闻

温州借贷风波影响最大的立人集团涉民间融资可能达到 80 亿，该集团董事长等人则被刑拘，此案可能会演变成"非法集资"的刑事案件，外界则传闻有官员资金涉入。

新闻：http://fmn.cc/y9vcDf

四川中石化被曝向民营房企放高利贷，该公司否认并自认帮助该企业走出了困境，"投资是为社会和谐做贡献"。在 2 月 14 日中石化回应称是投资行为并将起诉爆料人，四川公司董事长则哽咽讲述自己被报道气哭的情形。

新闻：http://fmn.cc/xoObvL

http://fmn.cc/yeQQTI



因近来钢价下跌，跑路风潮开始向钢贸领域蔓延，江苏**无锡**一老板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留下10 亿债务而被债权人起诉，而这个老板的身家仅有 1.5 亿元。

新闻：http://fmn.cc/ACAjwt

最高法在 2 月 14 日的记者会上回应**吴英**案时表示，该案受到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且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案情比较复杂。最高法"将依照法定程序，认真核实犯罪事实和证据，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审慎处理好此案"。

新闻：http://cn.fmnnow.com/?p=2036

国务院 2 月 15 日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会议上，提出今年的改革重点包括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金融能源等领域，引起了民间企业家们的关注。

新闻：http://fmn.cc/zpT93s

全国旱灾新闻

连续 3 年干旱的**云南**今年依旧气候异常降水偏少，目前全省已有 144 万人饮水困难，农业受到严重影响，且今年发生严重干旱可能性较大。在旱灾严重的楚雄州，村民一周每家只能领水一桶半，仅能满足食用需求。

新闻：http://fmn.cc/xCkl3r
http://fmn.cc/AxRT6W

另外**吉林省**也遭遇历史罕见冬春连旱，干旱耕地逾 3000 万亩，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影响。四川的**攀枝花**出现了四年四连旱的情况，至今已连续 137 天无有效降雨，导致 13 个乡镇近 10 万人饮水困难。

新闻：http://fmn.cc/xrA9i6
http://fmn.cc/zO05nH

水利部数据显示 2011 年入秋以来，内蒙古和南方地区的云南、湖北、四川等省区部分地区由于水利工程蓄水严重不足，人饮困难较为突出。目前，全国有 313 万人因旱发生饮水困难。

新闻：http://fmn.cc/xUzP3h

苹果公司新闻

当地时间 2 月 9 日，**美国**旧金山抗议人士要求苹果公司改善中国工人们的工作条件。此前有媒体报道苹果代工厂中工作的人们进行着长期的重复劳动并接触化学制品，而且没有业余活动。
新闻：http://fmn.cc/xooYVF

唯冠与苹果公司关于 iPad 的商标纠纷仍在不断升级，目前已有 9 省市的工商部门介入此案，传言称有地方将 iPad 下架，唯冠还打算向海关申请禁止进出口 iPad。
新闻：http://fmn.cc/xv46DV

面对商标纠纷，此前一直保持沉默的**苹果**公司发表简短声明指责唯冠拒绝履行涉及中国部分的协议，并称得到香港法院支持。**唯冠**董事长则表示庭外和解将是最好的方案，中国海关回复他称禁止进口苹果 iPad 的难度大。同时亚马逊等零售商澄清，iPad 下架与商标侵权案无关，只是恰逢销售策略的调整。
新闻：http://fmn.cc/zRY1vL
http://fmn.cc/xQCzOr

同苹果公司产生商标侵权纠纷的**唯冠**科技被披露其流动负债净额达 28.7 亿元，尚有 38 亿元贷款逾期未偿还，对银行的负债大约为 1.8 亿美元，而其位于深圳的公司厂房则是满目疮痍。
新闻：http://fmn.cc/ypa553

本周其他重点新闻

当地时间 2 月 14 日，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达华盛顿，在白宫同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了会面。在致辞时，习近平用歌词“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形容中美关系，同时他还认为中国人权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新闻：http://fmn.cc/zhR6XN
http://fmn.cc/wpEQR0

2 月 10 日下午维权人士**朱虞夫**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他也是近来被以同样罪名判刑的第四人。

新闻：http://fmn.cc/zoXi01

中国**四川成都**出现了众多独立参选人，但在参选过程中却遭遇了所在选区非法初选、出具非法选举公告等诸多情况。对此成都参选人按照法律规定，向人大选举委员会和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中断人大代表违法选举。

新闻：http://fmn.cc/wnn9cF

一些韩国人权团体 2 月 14 日在中国使馆前举办记者会，要求中国释放脱北者。此前有 24 名脱北者被中国警方逮捕，他们正面临着被遣送回**朝鲜**的危机。

新闻：http://fmn.cc/yKSVWD

厦门市人民检察院 2 月 13 日表示，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首要犯罪嫌疑人**赖昌星**涉嫌走私、行贿犯罪一案，近日已由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同时加拿大政府称将安排外交官定期探视赖昌星。

新闻：http://fmn.cc/z2DElM

http://fmn.cc/wTChYJ

活取熊胆的**归真堂**申请上市引发了各方反对，近日有 NGO 组织联合 72 名社会人士向中国证监会递交吁请信，列举三大理由反对其上市。该组织表示还将发起第二轮更广泛的联名活动。

新闻：http://fmn.cc/yLODDj

台湾“激光近视矫正手术”创始人宣布停用该手术引发舆论关注，虽然矫正手术会有一定几率产生并发症，但台湾卫生部门表示技术进步会减少并发症，因此不会禁止此类手术。

新闻：http://fmn.cc/ypm6y0

新闻出版总署 2 月 10 日称**央视**报道达芬奇家具的造假的电视节目内容基本属实，但采访中存在多处违规的情况，包括采访记者无证采访，而且私下会见达芬奇家具负责人等。

新闻：http://fmn.cc/wLR9NX

近日，**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收治了超过 30 名疑似“胶水中毒”病人，病患几乎都是来自当地各个小皮具厂从事与胶水直接接触工序的外来务工者。截至目前已有 4 名病例死亡，还有多人生命垂危。

新闻：http://fmn.cc/AdDh2t

【返回目录】

➢➢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二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 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subscribe@googlegroups.com，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想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发简历至 forum@cochina.org。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 論壇（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t.sina.com.cn/1729620664 ）

编辑：黄海 曾维琪

校订：童亚琦

主编：方可成

版面设计：豆弟

配图：潘雯怡

技术支持：毛向辉 舒欣

出品人：杜婷

